

歌仔冊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的語言分析*

許嘉勇**

（收稿日期：110 年 6 月 28 日；接受刊登日期：110 年 10 月 8 日）

提要

歌仔冊是民間傳統的閩南語文獻，保留了早期大量的庶民語料，本文以 20 世紀初的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為材料，首先分析其三種版本的來由和異同，並略述此文本的主旨內容。其次探究其聲韻規律屬性，分別從韻母、聲調兩大面向進行剖析，韻母方面從九個複合韻目找出「定韻字」，並以這九個複合韻目之音讀為此文本「定腔韻」，得出此文本的方音屬性為泉州海口腔，簡稱為「泉海腔」，聲調上並從去聲不分陰陽及陽平、陽去變調相同來應證其方音屬性。末尾的字詞特色則分八例泉腔特徵詞、四種近代借詞、十例易誤解字詞三個部分詳加探討。

關鍵詞：歌仔冊、閩南語、方音差、泉州腔、特徵詞、借詞

* 本文部分初稿曾分別於 2016 年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的「第 15 次語言、地理、歷史跨領域研究工作坊」及 2019 年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舉辦的「國際論壇：作為區域研究的民俗學及其國際化——臺灣與京都的實踐」宣讀。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。

**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兼任講師暨博士生、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兼任講師。

一、前言

歌仔冊（泉腔稱「歌仔簿」）是閩臺地區自清朝中葉以降一種民間表演藝術的文字記錄，為閩南語保留了大量的傳統詞彙、句法和音韻形式。本文所探討的文本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，過去已有不少研究者進行過相關探討，如歷史學者曾品滄曾探討其詞義內容，企圖回溯過往臺灣人的宴席傳統，並以《臺灣慣習記事》中描述臺灣料理之作法互為比較。¹然而，杜建坊已從方言屬性論證此文本係閩南三邑腔語系，不足以證明是專為臺菜而作，以腔調論證，應是閩南菜。²葉文生、鄭美 2009 年曾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「數位典藏館」整理成〈學習手冊〉，逐字標音略作詞彙註解，並逐句翻譯成白話中文，然其標音及錄音為現今臺灣普通腔，無法反應出原文本之腔調屬性。³泉腔母語人士施炳華 2013 年於國立臺灣文學館的「臺灣民間說唱文學歌仔冊資料庫」，亦概述其內容，⁴逐字標以泉州音並略作詞彙註解。

綜觀先前之研究，對於此文本的聲韻字詞仍有深入探究與討論的空間，本文擬針對此文本之聲韻規律、字詞特色重新整理，詳加探討其語言腔調及相關用字詞義，行文將聚焦於兩個重點，一是「聲韻規律」，另一為「字詞特色」。由於現存日本時代以前的歌仔冊多數為泉腔文本，而臺灣的臺語研究者普遍對泉腔甚為陌生，筆者出身老泉腔語系，對泉腔的聲韻規律較能掌握，將分韻母、聲調兩小節細論其泉腔文本的屬性，以原文本作者之方音及時代背景為依歸，在前述施炳華逐字標音的基礎上，檢討此文本的音讀及詞彙註解，附錄於文末，⁵必要時說明為何主張如此標音之源由。第二個分析的重點則在「字詞特色」，由於現代人的閩南語詞彙日益減少，每當閱讀過去的歌仔冊文獻時，常感不解其義，本文將在歷來字辭書的基礎之上，掌握歌仔冊習慣用字的原則，分泉腔特徵詞、近代借詞、易誤解字詞三小節細探，並以教育部《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》（簡稱《教典》）規範用字校勘此文本之漢字，⁶作適當的字詞註釋，全文呈現於本文末之附錄。

¹ 曾品滄：〈從歌仔冊「最新十二碗菜歌」看臺灣早期飲食〉，《臺灣風物》第 52 卷第 3 期（2002 年 9 月），頁 9-18。

²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（臺北：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，2008 年），頁 119-123。

³ 此文件目前已不見於該網站。

⁴ 施炳華：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，<http://koaachheh.nmtl.gov.tw/khng-koa-a/10b/10b.pdf.pdf>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16.4.19）。

⁵ 採用教育部 2006 年公告之《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》（簡稱為「臺羅」），遇有需特別說明之實際調值，則以趙元任之「五度制調值標記法」標示，本調上標、變調下標。

⁶ 校勘之文本以版本較早之會文堂版為底本，漢字按原文本之用字，校勘之漢字以[]框列，並縮小字體。

二、版本與主旨內容

於 20 世紀初葉出版的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，目前所知有廈門會文堂、臺南博文書局與上海開文書局所發行的三個版本，⁷廈門會文堂版於民國 16 年（1927）四月 29 日出版、五月五日發行，後兩者未註出版年月日，前兩個版本為毛筆字手寫石印、後者則為鉛印，開文本顯然為後期重新鉛版印刷，另從內容述及廈門地名來看，博文本當是翻印自會文本。昭和 15 年（1940）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所編的《臺灣歌謠書目》，曾收錄大正 15 年（1926）五月八日王金火發行或出版的《十二碗菜歌》，或許是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的前身，但似乎已不存於世。目前傳世三版本各葩⁸的內容相同，但博文本的簡體字較多並有一些錯別字，而開文本或許是鉛印的關係，多將會文本中的簡體字改為正體字，但仍出現一些異體字，內文每句七字、每葩四句，共計 56 葩，全書合計 1,568 字。

本書內容涵蓋民間習俗及飲食習慣，描述歡場女子煙花女於酒樓張羅酒宴款待賓客，先由擺設桌椅碗盤湯匙唱起，女子精心挑選精美的餐具，從一開始的準備過程，便諄諄囑咐廚師各種食材應如何安排，注意湯頭、小心烹調。在客人蒞臨之前，女子趕緊整理房間並差人備妥上好香煙、美酒及鴉片，等待賓客到訪之後，主人立刻吩咐全套宴席依次上菜，菜色共計 12 道，包括：正燕、咖哩雞、冬菜鴨、炒蝦仁、蘑菇肚、炒肚尖、燒豬與紅燒魚、拼盤、鮑魚肚、封雞水餃、洋旺梨、包子與千層糕。賓主雙方於享用美好菜餚之際，亦針對菜色略為品評其味道或告知菜餚擺盤，宴會席間男女相互調情，藉飲食起興以引出男女情愛大慾，酒宴結束後，大伙酒足飯飽，女主人獨留其相好情人共度春宵，其餘賓客則盡興離去。⁹楊玉君曾指出這 12 道菜是為「宴席菜模組」，因為它還出現在許多其他的歌仔冊文本當中，如《連枝接葉》、《安童哥買菜》，這種雷同的情形顯示宴席菜色的橋段可視為

⁷ 劉祐誠曾於其碩論列表呈現「黃塗版，1926 年於臺北出版」，見劉祐誠：《想像的攝食：歌仔冊中套式飲食研究》（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16 年），頁 49。然而，該列表前後內文並無任何相關敘述，筆者請教歌仔冊收藏最廣的杜建坊先生，杜氏也表示未曾看過黃塗版的《十二碗菜歌》。

⁸ 歌仔冊的內容一般以四句為一聯，稱為【葩 pha】，以「葩」為單位進行創作的唸唱內容則稱為【四句連 sì-kù-liàn】或【四連白 sì-lián-péh】。

⁹ 陳幸祺：〈《十二碗菜歌》提要〉，《俗文學叢刊·365 冊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04 年），頁 15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楊雲萍文庫歌仔冊 [http://dtrap.lib.ntu.edu.tw/DTRAP/item?docid=g2340720&query=concept\(%E5%8D%B0%E5%88%B7%E7%99%BC%E8%A1%8C%E8%80%85\)%3A%22%E6%9C%83%E6%96%87%E5%A0%82%22%20corpus%3A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corpus=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num=10&highprec=1](http://dtrap.lib.ntu.edu.tw/DTRAP/item?docid=g2340720&query=concept(%E5%8D%B0%E5%88%B7%E7%99%BC%E8%A1%8C%E8%80%85)%3A%22%E6%9C%83%E6%96%87%E5%A0%82%22%20corpus%3A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corpus=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num=10&highprec=1)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16.4.19）。

一種模組，凡遇類似的場景即可整組套用，只在一些細節處稍作變化，而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所呈現的飲食內容，不但精緻且豐沛，是為工藝繁複的工夫菜。¹⁰

全文可大分為四個部分，第一部分為第 1 至 17 葩，煙花女以第一人稱的口吻—「阮」、「小娘」，敘述自己備辦筵席以及與廚師溝通菜餚料理的過程；第二部分為第 18 葩至 29 葩，敘述煙花女與男主客招呼的經過；第三部分為第 30 至 55 葩，敘述 12 道主菜的內容、作法，以及這些菜餚所隱喻的意涵，男女主角不時以菜餚來暗喻其相互間的調情之意；第四部分為第 56 葩，敘述其餘賓客道謝後離去的過程。第二、三部分的敘述者，分別為煙花女與男主客各自以一葩的內容來相互對話，故時有以第二人稱的「阿娘」、「阿君」等稱謂來呈現。¹¹此為歌仔冊作者慣用的表現形式，借用傳統褒歌的手法，仿照其互相打情罵俏的口說形式，讓整本歌仔冊的內容更加豐富多變。

此文本屬於以序數為主的定格聯章體，以並列的方式擴充內容，全文最精彩之處在於 12 道菜餚出菜時的各葩內容，由第 1 碗依序至第 12 碗，每道菜二葩八句，大抵前二句介紹菜餚名稱以作為「興句」，後二句以同樣韻腳的方式引入男女聊天打情罵俏的抒情表現，如下所列：

(30)¹²頭碗出來是正燕，正燕燒燒敢無烟[煙]，阿君面前看現現，一[這]碗食了結姻緣。

(31) 正燕大盞配杏仁，甜甜食了真正清，娘汝[你]有念相好情，阮有趁[趁]錢分汝[你]用。¹³

三、聲韻規律

正如歌仔冊收藏家杜建坊所言，歌仔冊為表音文字，所表之音必有一「確切方言」作標音主體，由大方言進一步確定次方言或混合方言。¹⁴施炳華亦曾指出，歌仔冊的編寫目

¹⁰ 楊玉君：〈「歌仔」的飲食主題與修辭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 45 期（2014 年 6 月），頁 352、364。

¹¹ 曾品滄在 2002 年的文章中，僅分為第 1-29 葩與第 30-54 葩兩部分，漏列末二葩，且誤指第 18-29 葩亦為煙花女第一人稱的自述，見曾品滄：〈從歌仔冊「最新十二碗菜歌」看臺灣早期飲食〉，頁 12。

¹² （ ）內數字為文本中的葩數。

¹³ 施炳華：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，頁 2。

¹⁴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 55。

的是為了服務歌仔先的唸唱，而編作者本身往往也是用自己的語言腔調來寫。¹⁵以下分韻母、聲調兩個漢語聲韻的主要面向，探討此文本聲韻規律的方音屬性。

(一) 韻母

韻母為閩南語中漳泉同廈各腔差異最大的顯著特徵，本文參考洪惟仁「複合韻目」之閩南語通韻的分韻模式，前一個字類（韻類）為泉腔韻書《彙音妙悟》之字母，後一個字類（韻類）為漳腔韻書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之字母，其後並註明文白層次。¹⁶綜觀此文本全文 56 聯，除第 31 葩前二句與後二句有換韻外，每聯四句一韻，各聯相續，除第 51、52 葩韻腳連續為 ai 韻外，聯與聯間皆換韻，¹⁷從此文本的押韻情形及漢字選用可以推測出其韻母的音讀，施炳華先前已簡要整理出 /-i/、/-oo/、/-un/、/-uc/ 四韻，¹⁸以下以其為基礎，增補部分語料與分類，分為六個小節共九個複合韻目，詳細說明其分韻特徵。

1. 〈居居白〉類、〈居居文〉類讀泉海音 /-i/ 韻

- (1) 一塊員[圓]棹[桌]排[出]去，各位酒杯甲[恰]牙箸[箸]，全棹[桌]崩[拼]盤甲[恰]燒豬[豬]，赴[欲]請人客蛤[恰]紳士。
- (17) 行到倚治[佇]阮門口
- (42) 七碗出來是燒豬[豬]，中央一盤紅燒魚，列位朋友請起箸[箸]，燒豬[豬]食了通食魚。
- (53) 旺[王]梨食了確[確]頭味，四邊个[的]目刻無離[離]，阿娘蛤[恰]阮那[若]有意，阮卜[欲]店[點]者[遮]不[毋]返[轉]去。

上列四葩為此文本〈居居〉類相關涵字之材料，可判讀之〈居居〉類涵字包括「去、箸、豬、佇、魚」等字，〈居居〉類本無文白之分，泉同音 /-ir/、廈音 /-u/、漳泉海音 /-i/，後起之廈門話、臺灣普通腔則有文白分化，少數白話詞唸 /-i/，其餘文言詞唸 /-u/，但文、白

¹⁵ 施炳華：〈《臺省民主歌》作者與腔調的探討〉，《臺灣學誌》第 3 期（2011 年 4 月），頁 43。

¹⁶ 洪惟仁：〈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〉，《臺灣語文研究》第 3 期（2009 年 1 月），頁 246。

¹⁷ 杜建坊稱此文本「每聯四句一韻，每聯『必然』換韻，整整齊齊，絕無一韻兩聯之例」，杜氏當年略有失察，見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 122。

¹⁸ 施炳華：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，頁 2-3。

兩類的涵字各地方言不盡相同。¹⁹傳統認知的廈門話（思明區市區）中，〈居居白〉唸/-i/的大概只有七個字：豬、魚、去、佇、箸、徐、汝[你]。²⁰前列此文本相關涵字「去、箸、豬、魚、佇」皆屬此〈居居白〉類。

吾人從容易判別音讀之處先行著手，第 17 葩「佇」字屬〈居居〉類，本有/-ir/、/-u/、/i/三種方音差，而「治」字無方音差，文讀皆為「tī」，此處以「治」作「佇」，可見其「佇」讀作/-i/韻的「tī」。第 53 葩韻腳「味、离[離]、意」不分漳泉同廈音，皆為/-i/韻，為本葩定韻字，可知其末句韻腳「去」讀作「khi」。第 1 葩韻腳為「去、著[箸]、猪[豬]、士」四字，前三字皆為〈居居〉類，而「士」字則屬於〈居居文〉類，泉同音/-ir/、漳廈音/-u/、泉海音/-i/，由於上段已知「去」讀作「khi」，可視為本葩定韻字，因此第 1 葩之「著[箸]、猪[豬]、士」亦皆讀作/-i/韻，進而可知第 42 葩之韻腳「猪[豬]、魚、著[箸]、魚」亦同為/-i/韻。

由上段分析可知，「佇、去、箸、豬、魚」這五個〈居居〉類涵字於此文本中皆讀作/-i/韻，然而，廈門話中少數幾個〈居居〉類涵字有文白之分，而「佇、去、箸、豬、魚」這五字正屬此類涵字，因此僅能暫時排除此文本為泉同音/-ir/韻的可能性。最後將這五個〈居居〉類涵字與第 1 葩〈居居文〉類「士」字進行次方言交叉比對，初步判定此文本之方音屬性應為泉海音。

2. 〈恩巾〉類讀新泉音/-un/韻

（2）員[圓]棹[桌]閣罩白棹[桌]巾，去罩棹[桌]巾恰[較]斯文，圭[雞]鴨與[與]爛着[著]先焅，圭[雞]湯提來配魚唇。

「巾」字屬〈恩巾〉類，無文白異讀，²¹老泉音/-irn/、新泉同廈音/-un/、漳音/-in/，而本葩定韻字為「文、焅、唇」，皆無方音差讀作/-un/韻，故第一句的韻腳「巾」字，應讀作新泉同廈音的「kun」，對照前一節之討論，〈恩巾〉類於泉海音亦讀作/-un/韻，符合此文本為泉海音韻類之判斷。

3. 〈高高文〉類讀泉音/-oo/韻

¹⁹ 洪惟仁：《臺灣語言地圖集》（臺北：前衛，2019 年），頁 181、185。

²⁰ 洪惟仁：《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：理論與方法》（臺北：前衛，2019 年），頁 245。

²¹ 〈恩巾〉類於臺灣普通腔中，某些涵字有「in、un」兩讀，《教典》將之認定為文白異讀，洪惟仁亦指出有分為文(-un)、白(-in)兩類的傾向，見洪惟仁：《臺灣語言地圖集》，頁 185。此為臺灣話漳泉濫後起之演變，而本文討論之文本為閩南文本，〈恩巾〉類於漳泉同廈腔傳統上不分文白。

- (5) 也排桔汁共烏醋，甘蔗[蔗]錫[削]皮甲[恰]切科[箍]，皮旦[蛋]過炸[糰]即[才]不[袂]烏，洋豆圭[雞]肉配猪[豬]肚。
- (46) 九碗出來鮑魚肚，鮑魚切到即[遮]大柯[箍]，即[遮]粗呌[呌]人按盞[怎]步[喃]，總鋪寔[實]在真無普[譜]。
- (47) 鮑魚本港是賣[袂]呆[歹]，切箱[傷]大柯[箍]即[才]有𩚑[呆]，好𩚑剉到煞潛[滲]尿，煮到這辦[範]真不該。

漳腔韻書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的〈高〉韻，不分文白皆讀作/-o/，而泉腔則有文白之別，《彙音妙悟》的〈刀〉韻為白讀，讀作/-o/，〈高〉韻為文讀，讀作/-oo/。從第5、46葩的韻腳來看，「醋、烏、肚、步[喃]、普[譜]」等字不分漳泉、不分文白，皆讀做/-oo/，為此二葩定韻字，而「科、柯」則有方音異讀及文白異讀，「科」字白讀屬〈科檜〉類，漳音/-ue/、廈泉海音/-e/、泉同音/-er/，²²「科」字文讀屬〈高高〉類，漳廈同音/-o/、泉音/-oo/，「柯」字白讀無方音異讀，皆讀作「kua」，文讀同「科」字屬〈高高〉類，漳廈同音/-o/、泉音/-oo/。

由「醋、烏、肚、步[喃]、普[譜]」等定韻字韻母可知此文本「切科、大柯」次字應讀作「khoo」，係屬泉音文讀，〈高高文〉類於泉海音亦讀作/-oo/韻，符合前文判定為泉海音的屬性。此三葩之「科、柯」二字，按文意，《教典》皆寫作「箍」，「切科[箍]」為「切成圓形之物」，「大柯[箍]」則為「粗大、肥胖」之義。²³

4. 〈科伽白〉類讀泉海音/-e/韻、〈西嘉白〉類讀泉音/-e/韻、〈西居文〉類讀泉音/-e/韻

- (18) 阮今赶[趕]謹[緊]請伊坐，謹[緊]謹[緊]双[雙]手請食茶，即[才]共衆[眾]人呌[呌]失礼[禮]，念阮脚[跣]手無最[濟]个。
- (26) 所在箱[傷]小[細]恰[較]呆[歹]世[勢]，望恁代[帶]念阮一个，麦[麥]酒賣[袂]醉那食茶，實在對恁真失礼[禮]。
- (27) 阮也無袋[咧]不[毋]哉[知]恁

「坐」字白讀屬〈科伽〉類，泉同音/-er/、漳廈泉海音/-e/，「茶」字白讀屬〈西嘉〉類，泉同廈音/-e/、漳北音/-ee/、漳南音/-a/，「世[勢]」字，泉音有文白異讀「sè、sì」，「呆[歹]世

²² 「科」字漳腔的白讀「khue」，目前多數漳腔皆已失落，僅少數漳南老派的部分字詞略有留存，大多數漳腔皆讀作文讀的「kho」。

²³ 杜建坊則將此「箍」寫作「科、柯」者，稱作「泉腔方音專用字」，見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71-72。

[勢]」一詞後字為文讀，漳音「世[勢]」字則不分文白皆讀作「sì」，此處因此列為〈西居文〉類。第 18、26 葩其餘兩個韻腳「礼[禮]、个」則無方音差，皆為/-e/韻，為此二葩定韻字，可見「坐、茶、世[勢]」三字必得讀作/-e/韻，而「坐、茶、世[勢]」這三字於泉海音正是屬於泉同廈音的/-e/韻。

此外，第 27 葩位於句法位置的「袋」，其實是《教典》寫作「咧」的助詞，反映其音讀為「teh」的變調（聲調另於後文討論），而「袋」字同樣屬〈科伽白〉類，由於作者以「袋」作【咧 teh】，可見此葩的「袋」亦讀作/-e/韻。〈科伽白〉類與〈西嘉白〉、〈西居文〉類交叉比對後，符合前文論及此文本為泉海音的屬性。

5. 〈香姜文〉類讀泉音/-iong/韻

(19) 即[才]有諒[冗]早加[家]已[己]來

(56) 阮卜[欲]來去九諒[龍]崎

「趁早、及早、提早」義的「liōng-tsá」，漳音實際上並沒有讀作「liāng-tsá」，如《廈英大辭典》（後簡稱《廈英》）所記：「liōng-tsá (C. liōng), a good deal earlier tha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.」，²⁴杜嘉德還特地於「liōng-chá」詞後加註「C. liōng」，「C.」所指為「Chang-chew dialect」，亦即「漳州方言」，《臺日大辭典》（後簡稱《臺日》）所記的「量早(liāng-tsá)（漳）」實為過度類推(overgeneralization)。²⁵而「諒」字屬〈香姜文〉類，泉同廈音讀作「liōng」、漳音讀作「liāng」，泉海音同屬於泉同廈音的/-iong/韻。第 19 葩中，作者以有漳泉差的「諒」字作無漳泉差的「liōng-tsá」前字，反映出其泉音屬性。

此外，「龍」字有文白異讀，文讀「liōng」、白讀「līng」，第 56 葩的廈門地名「九龍崎」，當地人讀作「Kiú-liōng-kiā」，作者以「諒」作「龍」，係取「諒」的泉音韻母作「龍」的文讀韻母（聲調另於後文討論），反映出其「諒」讀作泉同廈音的/-iong/韻，得證其為泉腔方音。

6. 〈雞稽白〉類讀新泉音/-ue/韻

(32) 二碗出來加[咖]里[哩]圭[雞]，無物請兄恰[較]失倍[陪]，阿君卜[欲]食食伊最[濟]，這碗食了結夫妻。

²⁴ 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90 年），頁 312。

²⁵ 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下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，1932 年），頁 967。

- (48) 十碗出來是封圭[雞]，封圭[雞]焗[焗]到爛蛙[蹊]蛙[蹊]，卜[欲]食着[著]用湯匙底[貯]，菜館[館]總[總]舖賣[袂]曉衰。

第 32 葩的「倍」，漳音不分文白皆讀作/-ue/韻，泉音則有文白異讀，文讀不分次方音皆讀作/-ue/韻，白讀次方音分/-er/韻（泉同音）、/-e/韻（廈泉海音），屬〈科檜白〉類，按文意，此處之「失倍」應作「失陪」，為「失禮」義，而「陪」字則不分漳泉、不分文白，皆讀作「puê」，作者以「倍」作「陪」，雖有可能是取「倍」的泉音文讀韻母/-ue/，而不論聲調，但更大的可能性應是單純「形近而訛」的揀字錯誤，「阜（ㄅ）」部「陪」誤植為「人（ㄣ）」部「倍」。後一句的「最」，按文意應為「多」義的「tsuē」，《教典》寫作替代字「濟」，屬〈雞稽白〉類，老泉音「tserē」、新泉同廈音「tsuē」、漳音「tsē」，作者以無方音差的【最 tsuè】字作「tsuē」（聲調另於後文討論），反映出其〈雞稽白〉類讀作新泉同廈音/-ue/韻，而泉海音同屬於新泉同廈音「tsuē」。從而得知第 32 葩的定韻字為「陪」、「最」。

第 48 葩的「衰」字雖有「sue」、「sui」兩讀，但「sui」只用於「孝服」義的【斬衰 tsám-sue/sui】、【齊衰 tsu/tsir-sue/sui】，而此葩的「賣[袂]曉衰」末字僅能讀作「sue」，因此本葩定韻字為「衰」。由第 32、48 二葩的定韻字「陪」、「最」、「衰」得知其韻腳押/-ue/韻，「圭[雞]、妻、蛙[蹊]、底[貯]」應分別讀作「kue、tshue、kuê、tué」，「雞、妻、蹊、底、貯」白讀皆屬〈雞稽〉類，老泉音/-ere/韻、新泉同廈音/-ue/韻、漳音/-e/韻，韻腳/-ue/符合泉海音的韻類。²⁶

而「圭」字，泉腔文讀「ke」、「kui」兩讀，白讀老泉音「kere」、新泉同廈音「kue」，泉腔韻書《彙音妙悟》便將「圭」的白讀收在「雞求上平」（另收文讀「西求上平」），並註例詞「水圭」，清末民初文獻《宣講戲文》、《暢所欲言》等皆有寫作「水圭」、「圭主管」、「圭角」之記載，早期歌仔冊亦普遍將不是「美玉」義的「雞、街」寫作「圭」，之所以用「圭」字，極可能是取「街」字中間字形省筆，²⁷可稱之為「借音簡體字」，因此，此文本作者亦將「雞」寫作「圭」。

如【表 1】所示，此文本可分為九個複合韻目進行分析，其中八韻以不具方音差者為「定韻字」，涵字「士」則藉別葩韻腳得知該葩【去 khi】之音讀，並以其為該葩定韻字，從而判斷這九個複合韻目的韻母音讀，得出各複合韻目涵字讀作何音，並以這九個複合韻目之音讀為此文本「定腔韻」，得出其方音屬性為泉州海口腔，簡稱為「泉海腔」，²⁸這個

²⁶ 泉音「雞、妻」二字亦可讀/-e/韻，係文讀層。

²⁷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 73。

²⁸ 「海口腔」本為當今泉州人之口語分類，洪惟仁近年來檢討其方言次分類時，亦採用「泉海腔」一詞，見洪惟仁：《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：理論與方法》，頁 175。其地理分布區主要位於晉江市與惠

腔調的特色是「央元音脫落」的泉州腔，〈居居〉類、〈居居文〉類皆讀作/-i/韻（少數個別字讀作/-u/韻），〈科伽白〉類、〈科檜白〉類皆讀作/-e/韻。

【表 1】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韻目定韻表

複合韻目	〈居居白〉	〈居居文〉	〈恩巾〉
文本韻母	/-i/	/-i/	/-un/
涵字	去、箸、豬、佇、魚	士	巾
定韻字	味、离[離]、意	去	文、焅、唇
複合韻目	〈高高文〉	〈科伽白〉	〈西嘉白〉
文本韻母	/-oo/	/-e/	/-e/
涵字	科、柯	坐、袋	茶
定韻字	醋、烏、肚、步[哺]、普	礼[禮]、个	礼[禮]、个
複合韻目	〈西居文〉	〈香姜文〉	〈雞稽白〉
文本韻腳	/-e/	/-iong/	/-ue/
涵字	世[勢]	諒	雞、濟、妻、媵、底[貯]
定韻字	礼[禮]、个	冗早、龍	陪、最、衰

（二）聲調

清朝泉州府轄下的晉江、南安、惠安三縣，因語言、風俗習慣相近而慣稱為「三邑人」，其今日語言特徵，雖部分方音聲母、韻母或略有差異，²⁹但聲調行為仍可大致歸為同一類型，而其聲母、韻母之相異處實為後起之演變，故歷來將其稱之為「三邑泉腔」，其聲調行為與閩南語主流腔調有幾個相異之處，以下以此文本可分析的內容分「三邑泉腔去聲不分陰陽」、「以陽去字作陽平字」、「陰平、陽平調類的確證」三小節討論。

1. 三邑泉腔去聲不分陰陽

安縣（惠安僅縣城有央元音）大部分，石獅市、泉港區、洛江區全部，豐澤區海邊以及南安市的洪瀨、洪梅、羅東、九都、梅山……等地區。

²⁹ 洪惟仁認為「三縣內部方言複雜，並不屬於同一方言，故廢『三邑腔』之名，按實際重新命名。」見洪惟仁：《臺灣語言地圖集》，頁 226。

三邑泉腔的陰去、陽去本調調值相同，皆為「41」或「31」，³⁰亦即「去聲不分陰陽」，因此在泉腔版本歌仔冊的用字，常可見陰陽去字相互指稱，或用陽去字來指稱與陰去字相近變調的喉塞陰入字。施炳華曾簡要整理「最=濟、賢廢=賢會、代念=帶念、即俊=這陣」四例，³¹以下以其為基礎，增補部分語料與分類，並說明其聲調特徵。

(1) 【代 tāi】讀同【帶 tài】

(9) 各項有共恁交代[帶]

(26) 望恁代[帶]念阮一个

第9葩的「交代」係指「吩咐、囑咐」義的「kau-tài」，《教典》將「tài」認定為「代」的另一個文讀，漢字寫作「交代」，然而本字實應作「交帶」，第26葩的「代念」係指「顧念，看在……的面子上」義「tài-liām」，漢字寫作「帶念」。「帶」為陰去字，文讀「tài」，「代」為陽去字，文讀「tāi」，以「代」作「kau-tài」的次字、「tài-liām」的前字，顯示其「代」讀同「tài」，是三邑泉腔「去聲不分陰陽」的用例，此用例常見於「代表」一詞的前字，甚至已擴散至一般的臺灣普通腔。

(2) 【濟 tsuē】讀同【最 tsuè】

(18) 念阮脚[跔]手無最[濟]个

(19) 脚[跔]手無最[濟]阮都哉[知]

(29) 朋友即[才]有即[遮]最[濟]來

(32) 阿君卜[欲]食食伊最[濟]

(45) 一碗滿滿真正最[濟]

「最」字正讀為陰去的「tsuè」，此五葩之「最」於文意中皆為「多」之義，《教典》寫作替代字的「濟」，其韻母屬〈雞稽白〉類，已於前文討論。作者以陰去字「最」作陽去的「tsuē」，顯示其「tsuē」讀同【最 tsuè】，反映出其三邑泉腔去聲不分陰陽的聲調特性。

(3) 【袋 tē】變調讀同【咧 teh】變調

³⁰ 調值「41」、「31」或有地區差異，然而並沒有產生對立，無辨義作用，因此應視為同一「調位」。

³¹ 施炳華：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，頁4-5。

(27) 阮也無袋[咧]不[毋]哉[知]恁

「袋」字本為陽去字，屬〈科伽白〉類，依此文本韻腳的次方言歸屬，讀作泉海音「tē」，因為位處句中的變調位置，實際調值應理解為泉腔去聲不分陰陽的變調調型，亦即陰去、陽去的變調皆為高平調的「te₅₅」。依本句的句法分析，「袋」在此句中的句法詞性為副詞後綴，保守的語言仍讀作「teh」，現今主流說法為清音濁化的「leh」，另有更為保守的「terh/lerh」以及變體「tih」，《教典》漢字寫作借當代主流音讀的替代字「咧」。此處用陽去字【袋 tē】作喉塞陰入字【咧 teh】，顯示其【袋 tē】的變調讀同【咧 teh】的變調，同為「55」的調值，由於此類型屬於變調後喉塞脫落之類型，亦即陰去變調與喉塞陰入變調同調值，依逆推本調的音韻規則，也是三邑泉腔去聲不分陰陽的另一種表現。

(4) 【會[慧] huē】讀同【廢 huè】

(35) 娘汝[你]賢廢[慧]有車口氣

(45) 阿娘个[的]人真賢廢[慧]

此二葩的「賢廢」係指「hiân-huē」，《教典》寫作「賢慧」，然而「慧」字閩南語傳統音讀為「huī」，並無「huē」之音讀，歌仔冊一般寫作「賢會」。「廢」字為陰去字，泉腔習慣讀作「huè」、漳腔習慣讀作「huì」，有謂之為「廢」的文白異讀。作者以「廢」作「huē」，顯示其「huē」讀同【廢 huè】，反映出其為泉腔屬性，故用陰去字「廢」來指稱陽去字的「會」。

(5) 【陣 tsūn】讀同【俊 tsùn】

(41) 可惜即[這]俊[陣]無召[荒]虽[菱]

本葩的「即俊」係指「tsit tsūn」，為「這時候」之義，《教典》寫作「這陣」，「陣」音讀為陽去的「tsūn」，「俊」音讀為陰去的「tsùn」，作者以「俊」作「陣」，顯示其「tsūn」讀同「俊」，是三邑泉腔「去聲不分陰陽」的用例。

2. 以陽去字作陽平字

- (52) 十二出來洋旺[王]梨
 (53) 旺[王]梨食了確[罐]頭味
 (56) 阮卜[欲]來去九諒[龍]崎

第 52、53 葩的「旺梨」為「鳳梨」義的「ông-lâi」，《教典》寫作「王梨」，前字本字應作「黃」。「旺」字讀作陽去的「ōng」，作者以陽去字「旺」作陽平字「ông」，係因泉腔陽去變調與陽平變調同調值。第 56 葩的「九諒[龍]崎」，「諒」字泉腔讀作陽去的「liōng」，而地名「九龍崎」的次字則讀作文讀陽平的「liōng」，作者以陽去字「諒」作陽平字「龍」，同樣是泉腔陽去、陽平變調同調值之故，因此以陽去字作陽平字。

3. 陰平、陽平調類的確證

- (35) 專專是骨真孝[嘜]哨[梢]
 (41) 專專閣是無確[灌]水

此二葩的「專專」，一般人常誤以為漢字為「全全」，如《教典》例句：「全是花的芳味」、「講甲喙角全泡」、「一暝全頭路」。對漳腔而言，陰平、陽平變調後調值相同，因此無法確知本調為何調類，但泉同腔陰平、陽平變調後調值不同，泉同腔讀作「tsuan-tsuan」，不讀作「tsuân-tsuân」，1885-1965 年的《教會公報》白話字資料庫，有超過 240 筆陰平「tsuan-tsuan」的記載，同樣此一義項，僅有一筆記陽平的「tsuân-tsuân」。

而此文本這二葩寫作「專專」，便是反映出此文本作者的泉腔方音實際上為「陰平」字，而非「陽平」字，如《教典》例句：「專是你的詼諧。」不僅雙音詞「tsuan-tsuan」為陰平，就此義項而言，單音詞亦為陰平，而非陽平，單音詞「tsuan」、雙音詞「tsuan-tsuan」皆來自相同的詞素(morpheme)「tsuan」，就本字而言，「專」字音義俱合。³²

四、字詞特色

³² 而「落水平平沉，全無重頭輕」的【全無 tsuân-bô】則為另外一詞彙，意思是「全然無；絕對無；完全無」。

語言研究一般可大分為三個面向：語音、詞彙、語法，針對語音的部分，前文已從閩南語方音差的角度，為此文本作了方言屬性的定位，本節將進一步從泉腔特徵詞、近代借詞、易誤解字詞三個面向深入探究此文本的詞彙。

（一）泉腔特徵詞

在漢語方言研究中，針對能突顯該方言特徵的詞彙，有稱之為「方言特徵詞」：「在一定地域的方言裡的有特徵意義的方言詞，即在區內較為普遍通行，區外又比較少見的方言詞。³³」同一方言內常有許多次方言的方音差異，一般人對於方音差的感知，多數從語音特徵出發，如本文所探討的韻母對應規律以及聲調差異，除此之外，方音差異亦體現於詞彙特徵，這類次方言詞彙差異的方音差，杜建坊強調其標音特徵稱作「語言風格詞」：「以漢字標音之一種方言文體，其用詞造字處處皆能顯示其方言特徵，以別於它種方言者。³⁴」而張屏生則稱作「次方言特色詞」：「指只有某種腔的次方言才會調查到的詞彙。」張氏亦稱其「次方言特色詞」即杜氏之「語言風格詞」。³⁵施炳華於有關泉腔歌仔冊的討論中則稱作「特殊泉腔語詞」：「指古泉腔詞或漳腔不使用的泉腔白話詞。³⁶」

本文參酌前人意見，將閩南方言下具泉腔次方言特徵者稱作「泉腔特徵詞」，主要反映在其泉腔音讀。施炳華曾簡要整理【蛤 kap】、【巢 tsâu】、【野/也 iá】三例，³⁷本小節以其為基礎，增補【共 kāng】、【清 tsin】、【呆 phái】、【埋 bāi】、【廢 huè】五例及部分語料，此八例除【埋 bāi】為動詞後綴外，其餘皆為單音節之單純詞。以下說明其泉腔特徵詞的屬性。

1. 【蛤 kap】

- （1）赴[欲]請人客蛤[俗]紳士
- （25）阮着[著]蛤[俗]汝[你]坐相對
- （36）蛤[俗]兄食了恰[較]有親
- （53）阿娘蛤[俗]阮那[若]有意

³³ 李如龍：〈閩方言的特徵詞〉，《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》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78。

³⁴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94。

³⁵ 張屏生：〈澎湖境內閩南語的詞彙比較〉，《文與哲》第17期（2010年12月），頁505。

³⁶ 施炳華：〈《臺省民主歌》作者與腔調的探討〉，頁54。

³⁷ 施炳華：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，頁3-4。

此四葩的「蛤」字讀作「kap」，如【花蛤仔 hue-kap-á】、【田蛤仔 tshân-kap-á】，在此作連接詞「and」（第1葩）和介詞「with」（後三葩）之義，讀作「kap」保留閩南語早期的語音形式，如《廈英》及早期白話字文獻皆記為「kap」，17世紀初菲律賓漳腔文獻也有「with」義【合 kap】的記載，³⁸目前普通腔多弱化讀為「kah」，係屬後起之音變，僅老泉腔（ex.泉州、鹿港……等地）仍讀作保守的「kap」，此文本連接詞義、介詞義的【蛤 kap】可視為近代的泉腔特徵詞。

而此文本也可見到同樣用法的「kah」，亦時而穿插於文中，以「甲」的漢字形式出現（語料如下例舉），雖然【恰 kah】另有「搭配、附帶、附加、附贈」的動詞義，但從下列各句前後文來看，其「甲」皆非此動詞義，前三葩四例為連接詞「and」義，末葩該例則為介詞「with」義。這也顯示作者此義項同時具有「kap、kah」兩讀，反映其腔調正處於「kap」往「kah」移動的狀態。其用【蛤 kap】連繫的四例皆為人際關係，用【甲 kah】連繫的四葩五例，只有一例（第33葩）為人際關係，前二葩三例為物際連繫，第5葩的例子則連接動詞詞組，作者於人際關係的連繫似乎較為保守，比較慢弱化為【甲 kah】。

- (1) 各位酒杯甲[恰]牙箸[箸]，全棹[桌]崩[拼]盤甲[恰]燒猪[豬]
- (4) 各位瓜只[子]甲[恰]杏仁
- (5) 甘蔗[蔗]錫[削]皮甲[恰]切科[箍]
- (33) 哉[知]娘甲[恰]阮同心肝

2. 【共 kâng】

- (5) 也排桔汁共烏醋
- (7) 碗盤共阮拴[攢]恰[較]新
- (9) 各項有共恁交代[帶]
- (11) 毒[逐]碗共阮煮伊好
- (12) 汝[你]就共我提無鮮[仙]
- (18) 即[才]共衆[眾]人叫[叫]失礼[禮]
- (33) 調[刁]來共娘恁做伴

³⁸ 見 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s de el A.B.C. (旅菲律賓唐人話字彙)，轉引自 Loon, Piet van der, "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. Part 2," *Asia Major*, 13.1(1967), pp.140. 以及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. (漳州話語法)，轉引自 Henning Klöter, *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: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*(Leiden, Boston: Brill, 2011), pp.188-202.

(51) 不[毋]信汝[你]來共食埋[覓]

(56) 共恁二[兩]人說多謝……差人共阮叫[叫]拖車

此九葩的「共」皆讀作白讀的「kāng」，字義可分為三組。第一組與前段之「kap」同樣有連接詞「and」和介詞「with」之義，此【共 kāng】之用法亦保留閩南語較早期的語音及語意形式，如第 5 葩「桔汁共烏醋」為「and」的用法，第 33 葩「共娘恁做伴」為「with」的用法，今日除南管外，作為「with」義的【共 kāng】已少見，作為「and」義的【共 kāng】更是罕聞。

第二組的字義為介詞【共 kāng】，除部分老泉腔外，今多韻尾脫落減音（省音）讀作「kā」。第 7 葩「碗盤共阮拴[攢]恰[較]新」、第 11 葩「毒[逐]碗共阮煮伊好」為「給（用來加強語氣）」的意思，有祈使句命令的語氣。第 9 葩「各項有共恁交代[帶]」、第 12 葩「汝[你]就共我提無鮮[仙]」、第 18 葩「即[才]共衆[眾]人叫[叫]失礼[禮]」、第 56 葩前句「共恁二[兩]人說多謝」為「跟、向」的意思。第 56 葩後句「差人共阮叫[叫]拖車」則為「幫」的意思。

前兩組字義的【共 kāng】雖說是閩南方言甚至閩東方言共有的特徵詞，並且 16 世紀末、17 世紀初菲律賓漳腔文獻也有相關記載，³⁹然而，今日漳州話已無第一組的詞義用法，也無第二組的音讀「kāng」，這兩組字義的【共 kāng】保留早期的語音形式與部分用法，同樣可視為近代的泉腔特徵詞。

第三組的字義為【共人 kāng-lāng】的合音字「kang₁₁」，如第 51 葩的「共食埋[覓]」，此合音字偏漳腔讀作低升調的「kang₂₄」，雖是合音字，但調形仍反映出陽平變調的漳泉差異，漳腔陽平變中調，「共人」合音字聲調為低升調的「24」，泉腔陽平變低調，「共人」合音字聲調為低調的「11」，剛好和陽去字【共 kāng】的變調同調值，因此歌仔冊仍寫作「共」，亦為泉腔特徵詞。

3. 【清 tsin】

(7) 吩咐總舖湯着[著]清，芋吽[泥]阮卜[欲]換杏仁，碗盤共阮拴[攢]恰[較]新，人客看了會丑[出]神。

(31) 正燕大盞配杏仁，甜甜食了真正清，娘汝[你]有念相好情，阮有趣[趁]錢分

³⁹ 見 *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*（漢語基督教教義書）、*Bocabulario de lengua sangleya por las letras de el A.B.C.*（旅菲律賓唐人話字彙），轉引自 P. Van der Loon, "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. Part 2," pp.140-181. 以及 *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*.（漳州話語法），轉引自 Henning Klöter, *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: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*, pp.188-259.

汝[你]用。

此二葩的「清」字，按照該葩韻腳來看，該當押/-in/韻（第31葩三、四句另有換韻），而「清」字正是有「tsin」的音讀，意思即為相對於「濁」之「清」，如普通腔稱「沈澱」為【坐清 tsē/tshē-tshing】，泉州音稱為「tsēr-tsin」，筆者亦於鹿港調查過相對於【濁水 lô-tsuí】，耆宿稱某條圳溝為【清水 tsin-tsuí】，《廈英》、《臺日》皆有收錄【清 tsin】這個詞目，⁴⁰用於「只坵泔糜煮仔 tsin-phih-phah」、「只條溪水誠 tsin」、「牛奶泡甲傷 tsin」、「tsin-phong-phong」、「tsin 寡寡」……，以上的「tsin」皆對應普通腔的【清 tshing】。「清」字一般讀作文讀的「tshing」，讀作「tsin」為「清」的白讀層，⁴¹漳南音有【清 tsin】，但漳北音並無此說法，且此文本並非漳音文本，因此歸入泉腔特徵詞。

4. 【巢 tsâu】

（9）人客小停就巢[齊]來

本葩的「巢」為「全部、皆、一齊、都」之義，泉同音讀作無介音的「tsâu」，漳廈音讀作有介音的「tsiâu」，《教典》寫作訓用字的「齊」，而「巢」字無方音異讀、無文白異讀，皆讀作「tsâu」，此文本將「tsâu/tsiâu」義寫作「巢」，正反映出其音讀為泉音的「tsâu」。杜建坊將之稱作「泉腔方音專用字」，反映其字詞的「方言屬性」。⁴²因此，以「巢」字作「tsâu/tsiâu」義為泉腔特徵詞。

5. 【呆 phái】

（9）不[毋]通乎[予]人食嫌呆[歹]

（14）長城个[的]烟[薰]野[猶]賣[袂]呆[歹]

（26）所在藉[傷]小[細]恰[較]呆[歹]世[勢]

（47）鮑魚本港是賣[袂]呆[歹]

（51）水餃[餃]做了野[猶]賣[袂]呆

（52）即[這]碗清甜敢賣[袂]呆[歹]，那[若]無嫌阮呆[歹]所在

⁴⁰ 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，頁50。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下冊》，頁220。

⁴¹ 「清」另有「tshinn」、「tshuinn/tshirinn」、「tshiann」三個白讀層。

⁴²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71-72。

「美醜」義的【𪔐 bái】為漳泉同廈腔共通詞，但相關詞彙「不好」義則有漳泉差，泉州話讀作未鼻化的【歹 phái】，漳州話讀作【𪔐 bái】，而漳泉濫的廈門話則讀作「pháinn」、「bái」兩讀。因此將「不好」義說成【歹 phái】，或用【歹 phái】來構詞，是為泉腔特徵詞。民間歷來習慣將「phái/pháinn」寫作訓讀字「呆」。

6. 【野／也 iá】

- (14) 長城个[的]烟[薰]野[猶]賣[袂]呆[歹]
(21) 不[毋]知通燒野[抑]不[毋]通
(41) 肚占[尖]食了野[猶]是嘴[喙]……卜[欲]有食了野[猶]恰[較]對
(43) 燒猪[豬]燒了也[猶]久赤……這隻猪[豬]仔野[猶]大隻
(49) 食湯野[猶]恰[較]有字眼
(51) 水餃[餃]做了野[猶]賣[袂]呆

泉腔歌仔冊中的「野／也」字有三個用法，分別為(1)還、仍舊、尚且。(2)相當、頗。(3)或者。《教典》將第一義寫作「猶」，有「iáu、iah、ah、á、iá」各種不同變體的音讀，將第三義寫作「抑」，有「iah、iah、áh、ah」各音讀，未收第二義。而《臺日》則將前二義的漢字寫作訓用字「尚」，將第三義寫作「也」。⁴³由於此一詞素泉腔多數讀作「iá」，因此，泉腔歌仔冊多寫作「野」或「也」字，是為泉腔特徵詞。

以上九葩的「野／也」可分成三組，第一組是上段所述的第一義「還、仍舊、尚且」，如第14葩「野賣呆」、第41葩「野恰對」、第43葩「也久赤」、第49葩「野恰有字眼」、第51葩「野賣呆」的「野、也」，第43葩「也久赤」的「也久」讀作「iá-kú」，意思與上述第一義同，也作「iá-koh」。第二組是上段所述的第二義「相當、頗」，包括第41葩「野是喙」、第43葩「野大隻」的「野」。第三組則是上段所述的第三義「或者」，如第21葩「野不通」。

7. 【埋 bāi】

- (23) 我今來學燒看埋[覷]

⁴³ 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上冊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，1931年），頁42。

(51) 不[毋]信汝[你]來共食埋[覓]

作為動詞後綴，表示禮貌性的試探，漳音讀作鼻化的「māi」，《教典》漢字寫作替代字「覓」，泉同廈音則讀作未鼻化的「bāi」。「埋」字文讀為「bài」，作者以「埋」作動詞後綴的試探義，顯示其讀作未鼻化的「bāi」（歌仔冊借字有時會忽略聲調），「埋」字作動詞後綴的試探義為泉腔特徵詞綴。

8. 【廢 huè】

(35) 娘汝[你]賢廢[慧]有軒口氣

(45) 阿娘个[的]人真賢廢[慧]

如前所述，「廢」字有「huè」、「huì」兩讀，或謂為文白異讀，泉腔習慣讀作「huè」、漳腔習慣讀作「huì」，作者以「廢」作【賢會[慧] hiân-huē】之次字，明顯可見作者讀「廢」為「huè」，【廢 huè】為泉腔特徵詞。

(二) 近代借詞

閩南語的借詞，一般可分為官話借詞、英語借詞、日語借詞、馬來話借詞等，此文本出現五例借詞，一例為官話借詞的「皮旦[蛋]」，兩例為英語借詞的「鮮[仙]」、「勿蘭池」，一例為日語借詞的「開廳」，一例為馬來話借詞的「加里」。以下依序討論：

1. 官話借詞

(5) 皮旦[蛋]過炸[糰]即[才]不[快]烏

「蛋」字在閩南語傳統韻辭書皆讀作陽去的「tān」（中古音亦是「濁去」），而非陰去的「tàn」，一般人所熟知的「皮蛋」一詞，不見於早期閩南語文獻，直至1923年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（後簡稱《增補廈英》）、1932年《臺日·下冊》才出現「phî-tàn」的記

錄，⁴⁴而《增補廈英》亦有收錄次字正讀的「phî-tân」，⁴⁵「皮蛋」讀作「phî-tàn」當是「官話借詞」，「蛋」字讀做陰去的「tàn」必須視為「皮蛋」專用。作者此處將次字寫作陰去的「皮旦」，而不作「皮蛋」，正反應出其欲強調次字陰去的音讀。

2. 英語借詞

(12) 汝[你]就共我提無鮮[仙]

(13) 差人去買勿蘭池

「鮮」字有陰平「sian」、陰上「sián」兩讀，從第12葩前後文來看，當讀作陰上的「sián」，「sián」係借自英語「cent」的錢幣單位，《增補廈英》即有「sién, a cent (imit. of sound).」的記錄，⁴⁶亦即「sián」係模仿自英語「cent」的音讀，《臺日》寫作「錢」，並註明「新語」，⁴⁷《教典》寫作替代字的「仙」，釋義為「借自日語『錢』的發音」，又釋義為「cent(一分錢)的音譯」，語源詮釋不清。由於傳統閩南話本有「sián」的說法，因此非借自日文「錢(せん)」的借詞。「sián」等於傳統閩南語的【分 hun】、【點 tiám】、【尖(占) tsiam】。

「勿蘭池」則為音譯英語「Brandy」的白蘭地酒，漢字寫作音譯字「勿蘭池」，音讀亦符合《增補廈英》的記載：「bút-lân-tî chiú, brandy (imit. of foreign sound; so with other liquors).」。⁴⁸博文齋版《最新玉堂春廟會歌》亦有寫到「勿蘭池酒共尉彬」。⁴⁹《英廈辭典》則譯作【不懶池酒 put-lán-tî-tsiú】。⁵⁰

3. 日語借詞

(16) 赴[欲]到阮兜[兜]來開所[廳]

⁴⁴ 英·巴克禮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，收錄於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90年），頁219。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下冊》，頁671。

⁴⁵ 英·巴克禮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，頁183。

⁴⁶ 英·巴克禮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，頁200。

⁴⁷ 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上冊》，頁684。

⁴⁸ 英·巴克禮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，頁27。

⁴⁹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28。

⁵⁰ J. Macgowan, *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* (Amoy, China: A.A. Marcal, 1883), p.46.

「開所[廳]」在《臺日》中有註明「國」字，亦即其語源來自「國語（日語）」，⁵¹另在《增補廈英》中亦有收錄，其釋義為「khui-thiaⁿ, to give an entertainment in house of ill-fame.」，⁵²指的是「在風化場所舉辦招待的娛樂活動」。

4. 馬來話借詞

(32) 二碗出來加[咖]里[哩]圭[雞]

(33) 加[咖]里[哩]圭[雞]肉焂真爛

「加里」為華語的「咖哩」，閩南語讀作「ka-li」，寫作「加里」為音譯字，其語源來自馬來話的「kari」。《教典》誤作「源自英語」。

(三) 易誤解字詞

此文本雖為多數現代人所能理解，但仍有部分字詞容易誤解，有些甚至是近乎「死語」的傳統字詞，以下整理十例進行討論：

1. 生花

(4) 閣排生花真巧神

根據《臺日》的記載：「生花(tshinn/tshenn-hue)。天然の花。草花。……【熟花 sik-hue】に對す。⁵³」此葩的【生花 tshinn-hue】是指「天然的花」，相對的人造花則稱作【熟花 sik-hue】，如《新編包食穿歌》：「二盆熟花排迤迤」。⁵⁴《廈英》將【生花 tshinn/tshenn-hue】收在「鮮」字：「chhiⁿ-hoe, natural flowers.」，⁵⁵由於漳州話確實以「生熟」反義構詞說成【生花 tshenn-hue】、【熟花 sik-hue】，而「鮮」字白讀不分漳泉皆讀作「tshinn」，因此，「natural flowers」的「chhiⁿ-hoe」前字為「生」而非「鮮」，《廈英》當是歸錯字類。⁵⁶「tshinn-hue」

⁵¹ 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上冊》，頁362。

⁵² 英・巴克禮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，頁135。

⁵³ 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上冊》，頁682、801。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下冊》，頁128。

⁵⁴ 周天生：《新編包食穿歌》，（臺北：周協隆書店，1932年），頁1。

⁵⁵ 英・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，頁74。

⁵⁶ 日文亦有「生花（いけばな）」一詞，意為「日本花道——插花」，此處之「生花」位於動詞「排」之後，顯然為「排」之賓語，故非日文之「生花（いけばな）」。

另有一個現代人較為熟悉的【鮮花 tshinn-hue】，意指「新鮮的花」，似乎不見於早期辭書。

2. 下方[昏]

(6) 下方[昏]小娘赴[欲]請哥

(55) 阿娘下方[昏]卜[欲]留兄

「下」為時間詞之前綴，如【表 2】所列，「早上」義的「下」前綴及「中午、下午、晚上」義的鼻化音前綴應是較晚發展出來的，從各方音差的比對來看，原型應是陽去（陽上）的【下 ē(ě)】，後期因時間詞詞首低調中調化，產生低調與中調兩讀，因此《廈英》、《臺日》將「下昏」前字記為陽平。⁵⁷

【表 2】「下」詞頭時間詞方音差表⁵⁸

	出處	早上	中午、下午 ⁵⁹	下午	晚上
泉州	《泉彙》	tsá-khí	ě-tàu	ě-poo	— ⁶⁰
	《閩方》				
廈門	《廈英》		ē-tàu	ē-poo	ê-hng
	《閩方》				e-hng ⁶¹
漳州	《廈英》	tsá-khí mech--tsài	ēe-tàu	ēe-poo	êe-huinn
	《閩方》	tsá-khí mech-tsài/èc			ēe-huinn ⁶²
臺灣	《教典》	e-tsá e-tsái (-á) ⁶³	ē/e-tàu ēnn-tàu	ē/e-poo enn-poo	e/ē/enn-hng e-huinn e/enn-àm

3. 塩[鹹]

⁵⁷ 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，頁 99、136。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上冊》，頁 125。

⁵⁸ 「合音」之時間詞（ex. 「íng」、「ing-àm」）不列入本表討論。表中之泉州係指泉州府城音，漳州為漳北音，《泉彙》見黃晉波：《當代泉州音字彙》<http://alt.reasoning.cs.ucla.edu/jinbo/dzl/dzl20120309.pdf>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16.4.19），頁 1、76、78，《閩方》見周長楫：《閩南方言大詞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183、184，《廈英》見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，頁 20、99、100、136、157、268、328、377、480、572。

⁵⁹ 「下晝」一詞，有人指「中午」，如日·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·上冊》，頁 124，周長楫：《閩南方言大詞典》，頁 183；有人指「下午」，如英·杜嘉德：《廈英大辭典》，頁 480，黃晉波：《當代泉州音字彙》，頁 1，以及《教典》。且前字讀中調、低調者皆有。

⁶⁰ 泉州話無「下昏、下暗」的說法，一般說成「暗暝、暝時、暝昏」。

⁶¹ 原文記前字為陽去不變調，本表按逆推本調標為陰平。

⁶² 今日漳州話實際讀作前字鼻化的「ēenn-huinn」。

⁶³ 「下早起」一詞在臺灣亦甚為通行，《教典》漏收。

(12) 湯頭照顧門[拄]好塩[鹹]

(40) 這碗煮來門[拄]好塩[鹹]

民間書寫歷來習慣以「鹽(塩)」作【鹹 kiâm】的訓用字，如夜市小吃的【鹽酥雞 kiâm-soo-ke/kue/kere】以及許多地名：新竹香山【鹽水港 Kiâm-tsuí-káng】、雲林四湖【鹽水堀 Kiâm-tsuí-khut】、嘉義義竹【鹽水換仔 Kiâm-tsuí-uānn-á】、臺南【鹽水 Kiâm-tsuí】……等。

4. 毛[磨]孤[菰]

(38) 五碗出來毛[磨]孤[菰]肚，毛[磨]孤[菰]煮到爛糊糊

(39) 毛[磨]孤[菰]確[確]頭本然爛

此二葩的「毛孤」並非「毛菇」，實為「磨菰」，讀作「môo-koo」，作者以「毛」的文讀「môo」作「磨」的文讀，今日中文多作「磨菇」，「菇」之本字為「菰」，《本草綱目》即有「磨菰出山東、淮北諸處。埋桑、楮諸木於土中，澆以米泔，待菰生採之。長二三寸，本小末大，白色柔軟。」的記載。⁶⁴

5. 甲[教]

(38) 這碗甲[教]人按盞[怎]步[哺]

此處的【甲 kah】為使役動詞，指使他人、叫人做某事之義，調類為喉塞陰入，《教典》收為陰去，寫作「教⁶⁵」，錯與傳授知識技能的【教 kà】混為一同，實乃部分現代人「kah」、「kà」不分的誤解。此處寫作借音字「甲」，正反映出其「喉塞陰入」的正確音讀，符合傳統閩南語韻辭書的記錄。

6. 高[懸]点[點]

(40) 菜館總[總]舖有高[懸]点[點]

⁶⁴ 明·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清），卷28，頁34。

⁶⁵ 「kah」的本字仍有可能是「教」字促化。

「高点」並非讀作「ko-tiám」，是為【懸點 kuînn/kuâinn/kuân-tiám】，依此文本方言屬性讀作「kuînn-tiám」，《臺日》便有收錄「高點 kuâinn-tiám。(一)高點。(二)上手。⁶⁶」此處為《臺日》第二個釋義，為「拿手、熟練、技術佳」的意思。歌仔冊中的「高」字讀作「kuînn/kuâinn/kuân」，係其「訓用字」的訓讀傳統。

7. 召[荒]虽[菱]

(41) 可惜即[這]俊[陣]無召[荒]虽[菱]

「召虽」可能是【荒菱 iân-sui】之借字，⁶⁷以「召」作「沿/鉛」之偏旁「𠂔」，以「虽」作「雖」之偏旁「虽」，以「沿雖」或「鉛雖」作「荒菱」。

8. 莫

(49) 圭[雞]肉無味咱莫按

此處的「莫」讀為「bòh」，係「莫」的白讀音（文讀音為「bók」），意為華語的「不要」、閩南語的【毋通 m̄-thang】，現代的臺灣閩南語幾乎已失落此音讀，筆者於鹿港曾記錄俗諺：【莫得生疼，較好捌藥。 Bòh tit sinn thiann, khah hó pat iòh.】，《臺日》亦有收錄此諺語。⁶⁸白話字文獻〈MÁ-THÀI HOK-IM TOĀN〉起始亦有「Tāi-pit ê hō-è, lok-sek ah, bòh-tit kiaⁿ, tiòh chhoā lí ê bó Má-lī-a kè-m̄g;.....⁶⁹」的記錄。

9. 太[汰]

(51) 那[若]是無好汝[你]即[才]太[汰]

俗諺：「欲來，毋汰。」這個「不要、算了」義的「thài」是漳泉同廈腔共同詞，《教典》寫作「汰」。而與「汰」音讀、字形相近者另有一詞，其義為「怎麼、哪有」，一般說

⁶⁶ 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上冊》，頁393、444、452。

⁶⁷ 杜建坊：《歌仔冊起鼓：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，頁152。

⁶⁸ 日・小川尚義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下冊》，頁859。

⁶⁹ 英・巴克禮：《SIN IOK TSOÂN SU》（上海：聖書公會，1930年），頁1。

成「thái-thó」，分布於晉江、廈門、漳州，前字《教典》寫作「𪗇」，也會以合音「thái」、「thài」、「thah」、「tah」的形式出現，而合音僅分布於漳州話。

10. 折[拆]

(54) 卜[欲]折[拆]一塊八仙棹[桌]

傳統民間書寫(ex.歌仔冊、碑記、文章)，有將【拆 thiah】寫作「折」的傳統，ex.張麗俊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(1924年3月31日)：「市區改正街路全折」⁷⁰、張我軍〈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〉⁷¹、賴和〈我們地方的故事〉：「城雖然折去」⁷²、1933年〈鹿港公會堂記〉碑文「君舉拆卸古廟之材木」⁷³……等。

五、結論

本文先針對所欲探討的文本《最新十二碗菜歌》進行其三種版本來由及異同的分析，得知現存最早的版本為1927年於廈門會文堂發行之版本，其餘兩個版本臺南博文書局版與上海開文書局版，內容與會文版相同，其中以會文版的字體較易判讀，本文即以此版本為實際討論之材料，全書共計56葩，合計1,568字，其後大致介紹其主旨內容，作者透過傳統歌仔冊的創作體例，以四句為一葩，描述歡場女子為了款待賓客盡心備辦宴席，之後煙花女子與男主客如何相互調情，藉席間依序所上12道菜餚，進而引入男女打情罵俏的互動過程。

其次探究此文本的聲韻規律屬性，分韻母、聲調兩個主要的角度，詳細分析此文本的語言腔調，韻母共分為六個小節九個複合韻目，找出其「定韻字」，從而判斷這九個複合韻目的韻母音讀：

- a. 〈居居白〉類讀泉海音/-i/韻
- b. 〈居居文〉類讀泉海音/-i/韻

⁷⁰ 張麗俊：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https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images/b/b9/LJ01_00_16_0022.jpg (最後瀏覽日期：2021.6.25)。

⁷¹ 張我軍：〈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〉，《臺灣民報》第3卷第1號(1925年1月)，第5版。

⁷² 賴和：〈我們地方的故事〉，《南音》第1卷第3號(1932年2月)，頁37。

⁷³ 葉大沛：《鹿港發展史》，(彰化：左羊出版社，1997年)，頁922。

- c. 〈恩巾〉類讀新泉音/-un/韻
- d. 〈高高文〉類讀泉音/-oo/韻
- e. 〈科伽白〉類讀泉海音/-e/韻
- f. 〈西嘉白〉類讀泉音/-e/韻
- g. 〈西居文〉類讀泉音/-e/韻
- h. 〈香姜文〉類讀泉音/-iong/韻
- i. 〈雞稽白〉類讀新泉音/-ue/韻

並以這九個複合韻目之音讀為此文本「定腔韻」，判斷其為三邑泉腔的泉州海口腔，簡稱為「泉海腔」。聲調上並從去聲不分陰陽以及陽平、陽去變調相同來應證其方音屬性，前者五例如下所列，後者兩例分別為以「旺」作「王」及以「諒」作「龍」。

- a. 【代 tāi】讀同【帶 tài】
- b. 【濟 tsuē】讀同【最 tsuè】
- c. 【袋 tē】變調讀同【咧 teh】變調
- d. 【會_[慧] huē】讀同【廢 huè】
- e. 【陣 tsūn】讀同【俊 tsùn】

字詞特色則分泉腔特徵詞、近代借詞、易誤解字詞三個部分詳加探討。泉腔特徵詞共有八例：【蛤 kap】、【共 kāng】、【清 tsin】、【巢 tsāu】、【呆 phái】、【野/也 iá】、【埋 bāi】、【廢 huè】。近代借詞分別有官話借詞的【皮蛋(tàn)】，英語借詞的【鮮 sián】、【勿蘭池 bú-lân-tí】，日語借詞的【開廳 khui-thiann】，馬來話借詞的【加里 ka-lí】。易誤解字詞則整理十例討論，分別為「生花」、「下方_[昏]」、「塩_[鹹]」、「毛_[磨]孤_[菰]」、「甲_[教]」、「高_[懸]点_[點]」、「召_[茺]虽_[蓼]」、「莫」、「太_[汰]」、「折_[拆]」。

過去歌仔冊的相關研究，常受限於研究者本身對文本腔調過於陌生，而產生音讀誤判進而導致詮釋上的問題。本文以文本作者的方音腔調為依歸，全面檢討其音讀並探究其聲韻、字詞上的語言特色，提供未來有志於解讀歌仔冊者，一個可供參考的方向。

徵引文獻

古籍

明・李時珍 LI, SHI-ZHEN:《本草綱目》*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* (文瀾閣四庫全書本, 清)。

近人論著

李如龍 LI, RU-LONG:〈閩方言的特徵詞〉*Min Fang Yan de Te Zheng Ci*,《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》*Han Yu Fang Yan Te Zheng Ci Yan Jiu*(廈門 Xiamen: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, 2002 年), 頁 278-337。

杜建坊 DU, JIAN-FANG:《歌仔冊起鼓:語言、文學與文化》*Ge Zi Ce Qi Gu: Yu Yan, Wen Xue yu Wen Hua*(臺北 Taipei: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Taiwan Classics, 2008 年)。

周天生 ZHOU, TIAN-SHENG:《新編包食穿歌》*Xin Bian Bao Shi Chuan Ge*, (臺北 Taipei:周協隆書店 Zhou Xie Long Bookstore, 1932 年)。

周長楫 ZHOU, CHANG-JI:《閩南方言大詞典》*Min Nan Fang Yan Da Ci Dian*, (福州 Fuzhou: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, 2006 年)。

施炳華 SI, PING-HUA:〈《臺省民主歌》作者與腔調的探討〉*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and Accents of the Song of Taiwan Democracy*,《臺灣學誌》*Monumenta Taiwanica* 第 3 期(2011 年 4 月), 頁 38-76。DOI: 10.6242/twnica.3.2。

施炳華 SI, PING-HUA:〈《最新十二碗菜》內容概述〉*Zui Xin Shi Er Wan Cai Nei Rong Gai Shu* <http://koaachheh.nmtl.gov.tw/khng-koa-a/10b/10b.pdf.pdf> (最後瀏覽日期:2016.4.19)。

洪惟仁 ANG, UIJIN:〈臺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〉*Tai Bei Di Qu Min Nan Yu de Fang Yan Lei Xing yu Fang Yan Fen Qu*,《臺灣語文研究》*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* 第 3 期(2009 年 1 月), 頁 239-309。DOI: 10.6710/JTLL.200901_(3).0012。

洪惟仁 ANG, UIJIN:《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:理論與方法》*Classific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Language in Taiwan: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*(臺北 Taipei:前衛出版社 Avanguard Press, 2019 年)。

洪惟仁 ANG, UIJIN:《臺灣語言地圖集》*Language Atlas of Taiwan*(臺北 Taipei:前衛出版社 Avanguard Press, 2019 年)。

- 張我軍 ZHANG, WO-JUN :〈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穢中的破舊殿堂〉 Qing He Li Chai Xia Zhe Zuo Bai Cao Zhong de Po Jiu Dian Tang ,《臺灣民報》 *Taiwan Min Bao* 第 3 卷第 1 號 (1925 年 1 月) , 第 5 版。
- 張屏生 ZHANG, PING-SHENG :〈澎湖境內閩南語的詞彙比較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uthern Min Lexicons within the Pescadores Islangs Region ,《文與哲》 *Literature & Philosophy* 第 17 期 (2010 年 12 月) , 頁 497-540 。
- 張麗俊 ZHANG, Li-JUN :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 Shui Zhu Ju Zhu Ren Ri Ji https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images/b/b9/LJ01_00_16_0022.jpg (最後瀏覽日期 : 2021.6.25) 。
- 陳幸祺 CHEN, XING-QI :〈《十二碗菜歌》提要〉 Shi Er Wan Cai Ge Ti Yao ,《俗文學叢刊 *Folk Literature: Material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* • 365 冊》(臺北市 Taipei : 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. , 2004 年) , 頁 13-25 。
-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楊雲萍文庫歌仔冊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Shu Wei Dian Cang Yang Yun Ping Wen Ku Ge Zi Ce [http://dtrap.lib.ntu.edu.tw/DTRAP/item?docid=g2340720&query=concept\(%E5%8D%B0%E5%88%B7%E7%99%BC%E8%A1%8C%E8%80%85\)%3A%22%E6%9C%83%E6%96%87%E5%A0%82%22%20corpus%3A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corpus=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num=10&highprec=1](http://dtrap.lib.ntu.edu.tw/DTRAP/item?docid=g2340720&query=concept(%E5%8D%B0%E5%88%B7%E7%99%BC%E8%A1%8C%E8%80%85)%3A%22%E6%9C%83%E6%96%87%E5%A0%82%22%20corpus%3A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corpus=%E6%AD%8C%E4%BB%94%E5%86%8A&num=10&highprec=1) , 摘要 (最後瀏覽日期 : 2016.4.19) 。
- 曾品滄 ZENG, PIN-CANG :〈從歌仔冊「最新十二碗菜歌」看臺灣早期飲食〉 Cong Ge Zi Ce “Zui Xin Shi Er Wan Cai Ge” Kan Taiwan Zao Qi Yin Shi ,《臺灣風物》 *The Taiwan Folkways* 第 52 卷第 3 期 (2002 年 9 月) , 頁 9-18 。
- 黃晉波 HUANG, JIN-BO :《當代泉州音字彙》 Dang Dai Quan Zhou Yin Zi Hui <http://alt.reasoning.cs.ucla.edu/jinbo/dzl/dzl20120309.pdf> (最後瀏覽日期 : 2016.4.19) 。
- 楊玉君 YANG, YU-JUN :〈「歌仔」的飲食主題與修辭〉 The Theme and Rhetoric of Food in Kua-á ,《成大中文學報》 *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* 第 45 期 (2014 年 6 月) , 頁 339-372 。
- 葉大沛 YE, DA-PEI :《鹿港發展史》 Lu Gang Fa Zhan Shi , (彰化 Changhua : 左羊出版社 Zuo Yang Press , 1997 年) 。
- 劉祐誠 LIOU, YOU-CHENG :《想像的攝食：歌仔冊中套式飲食研究》 *Imaginery of food, the study of several food paragraphs in Taiwanese ballads* (嘉義 Chiayi :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, 2016 年) 。

- 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 Taihoku Teidai Touyou Bungakukai：《臺灣歌謠書目》*Taiwan Ge Yao Shu Mu*（臺北市 Taihoku：臺北帝大東洋文學會 Taihoku Teidai Touyou Bungakukai，1940 年）。
- 賴和 LAI, HE：〈我們地方的故事〉*Wo Men Di Fang de Gu Shi*，《南音》*Nan Yin* 第 1 卷第 3 號（1932 年 2 月），頁 37-40。
- 英・巴克禮 Thomas Barclay：《增補廈英大辭典》*Supplement*，收錄於英・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：《廈英大辭典》*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*（臺北 Taipei：南天書局 SMC Publishing Inc.，1990 年）。
- 英・巴克禮 Thomas Barclay：《SIN IOK TSOÂN SU》*Xin Yue Quan Shu*（上海 Shanghai：聖書公會 Sheng Shu Gong Hui，1930 年）。
- 英・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：《廈英大辭典》*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*（臺北市 Taipei：南天書局 SMC Publishing Inc.，1990 年）。
- 日・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上冊》*Tainichi Daiziten*（臺北 Taihoku：臺灣總督府 Taiwan Sōtokufu，1931 年）。
- 日・小川尚義 Ogawa Naoyoshi：《臺日大辭典・下冊》*Tainichi Daiziten*（臺北 Taihoku：臺灣總督府 Taiwan Sōtokufu，1932 年）。
- Henning Klöter, *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: A Chinese Vernacular in Missionary Source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* (Leiden, Boston: Brill, 2011)
- J. Macgowan, *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* (Amoy, China: A.A. Marcal, 1883).
- P. Van der Loon, "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. Part 2," *Asia Major*, 13.1(1967), pp.95-186.

【附錄】全文漢字校訂、標音、注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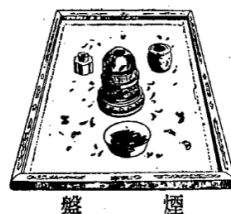
第1葩 煙花女 一塊員[圓]棹[桌]排[出]去， 各位酒杯甲[伶]牙著[箸]， 全棹[桌]崩[拼]盤甲[伶]燒猪[豬]， 赴[欲]請人客哈[伶]紳士。	Tsik tè ìnn toh pài--tshut-khì, kok-uī tsiú-pue kah gê-tī, tsuân toh phing-puân kah sio-ti, beh tshiánn lāng-kheh kap sin-sǐ.
a. 普通腔的【一 tsit】老泉腔音有說成「tsik」，今日泉海腔口語仍然說「tsik」。 b. 牙箸：象牙做的筷子。 c. 「拼盤」亦作【冷盤 líng-puân】。	
第2葩 煙花女 員[圓]棹[桌]閣罩白棹[桌]巾， 去罩棹[桌]巾恰[較]斯文， 圭[雞]鴨奧[儼]爛着[著]先焅， 圭[雞]湯提來配魚唇。	Înn toh koh tau pèh toh-kun, khì tau toh-kun khah si-bûn, kue ah oh nuā tiòh sing kûn, kue-thng thuèh lâi phè hî-tûn.
a. 「罩」字，文讀「tau」、白讀「tà」，口語中的「罩」字，泉腔習慣文讀、漳腔習慣白讀。 b. 「提」的本字為「搥」，屬〈雞稽白〉類，照韻母對應規律，新泉腔多讀作「thuèh」，但泉州亦有部分地區讀作「thèh」。	
第3葩 煙花女 棹[桌]今排好謹[緊]夯椅， 交椅毒[逐]塊是宣芝， 椅杆閣有刻花字， 也刻仙女送孩兒。	Toh tann pài hó kín kâ í, kau-í tàk tè sǐ suan-tsi, í-kuinn koh ù khik hue-jī, iǎ khik sian-lí sàng hâi-jī.
a. 「夯」字，曲音 kirâ、泉州音 kâ、同安音 kiâ、漳廈音 giâ，今日晉江、石獅亦是多讀為「kâ」。 b. 交椅：帶有扶手及靠背的椅子，又稱作「太師椅」。俗諺：「無枷夯交椅」、「娶某大姊，坐金交椅」。 c. 杆：桌椅的橫木。「杆」屬〈關官白〉類，有「kirinn/kuinn/kuainn/kuann/kucenn」等不同方音差，新泉音讀作「kuinn」，ex. 椅仔杆、桌杆。 d. 三邑泉腔的聲母雖早有「入(j-)」歸「柳(l-)」的音變，然為維持傳統「十五音」的聲母系統，本文仍以〈入字頭〉的「j-」來標音。 e. 花字：紋路。	
第4葩 煙花女 謹[緊]呌[叫]菜館排棹[桌]面，	Kín kiò tshài-kuán pài toh-bīn,

閣排生花真巧神， 崩[拼]盤四碟件件新， 各位瓜只[子]甲[恰]杏仁。	koh pài tshinn-hue tsin khiáu-sîn, phing-puánn sì tih kiánn kiánn sin, kok-uī kue-tsí kah hǐng-jîn.
巧神：逼真、栩栩如生。	
第5葩 煙花女 也排桔汁共烏醋， 甘蔗[蔗]錫[削]皮甲[恰]切科[籬]， 皮旦[蛋]過炸[糊]即[才]不[袂]烏， 洋豆圭[雞]肉配猪[豬]肚。	lǎ pài kiāt-tsap kāng oo-tshòo, kam-tsià siah phê kah tshiat khoò, phî-tàn kè tsinn tsiah buē oo, iûnn-tāu kue-bah phè ti-tōo.
第6葩 煙花女 湯匙着[著]掛湯匙座， 瓜只[子]加買即[才]賣[袂]無， 一棹[桌]排到好好好， 下方[昏]小娘赴[欲]請哥。	Thng-sî tiòh kuà thng-sî-tsǒ, kue-tsí ke bué tsiah buē bô, tsik toh pài kàu hó-hó-hó, ẽ-hng sió-niū beh tshiánn ko.
掛：連帶、附加。	
第7葩 煙花女 吩咐總鋪湯着[著]清， 芋咩[泥]阮卜[欲]換杏仁， 碗盤共阮拴[攢]恰[較]新， 人客看了會丑[出]神。	Huan-hù tsóng-phòo thng tiòh tsin, ōo-nī gún beh uānn hǐng-jîn, uánn-puánn kāng gún tshuān khah sin, lāng-kheh khuànn liáu ẽ tshut-sín.
a. 「會」的本字為「解」，屬〈雞稽白〉類，照對應規律，新泉腔應讀「uě」，但泉州實際已多讀作「ě」。 b. 出神：逼真、栩栩如生。	
第8葩 煙花女 半棹[桌]点[點]心用芋麥[糗]， 一半包蔴[麻]一半無， 尾碗点[點]心千重糕， 不[毋]通箱[傷]甜即[才]有好。	Puánn toh tiám-sim ìng ōo-tsó, tsik puánn pau muā tsik puánn bô, bé uánn tiám-sim Tshian-tǐng-ko, m̄-thang siunn tinn tsiah ũ hó.
a. 「用」字文讀「iōng」、白讀「īng」，泉腔口語習慣白讀，亦有讀作「ōng」者。 b. 千重糕：如白紙般層疊的糕點，今日華語多稱作「千層糕」。	

第9葩 煙花女 各項有共恁交代[帶]， 汝[你]有听[聽]見就會哉[知]， 人客小停就巢[齊]來， 不[毋]通乎[予]人食嫌呆[歹]。	Kok hǎng ǔ kǎng lín kau-tài, lí ǔ thiann--kìnn tiòh ẽ tsai, lāng-kheh sió-thîng tiòh tsâu lâi, m̄-thang hōo lāng tsiáh hiâm phái.
「就」字，泉州地區多數說「tiòh」，少數說「tsiū」，漳廈則說「tòh」。從第 45 葩「省[啥]人僥心着[著]連回」的「着[著]」來看，本文作者將「就」讀作「tiòh」，或是「tiòh、tsiū」兩讀。	
第10葩 煙花女 燒猪[豬]着[著]燒恰[較]大隻， 大隻即[才]恰[較]有通食， 肉皮着[著]燒恰[較]到赤， 到赤挫[磅]皮即[才]有額。	Sio-ti tiòh sio khah tuā tsiah, tuā tsiah tsiah khah ǔ thang tsiáh, bah-phê tiòh sio khah kàu tshiah, kàu tshiah pōng-phê tsiah ǔ giáh.
第11葩 煙花女 魚刺[刺]醋着[著]會記倒， 食了即[才]賣[袂]嫌臭操[臊]， 毒[逐]碗共阮煮伊好， 下日赴[欲]閣辦一棹[桌]。	Hî-tshì tshòo tiòh ẽ kì tò, tsiáh liáu tsiah buě hiâm tshàu-tsho, tàk uánn kǎng gún tsí i hó, ẽ-jit beh koh pān--tsik-toh.
第12葩 煙花女 湯頭照顧門[拄]好塩[鹹]， 即[才]免食去乎[予]人嫌， 那[若]是乎[予]人嫌歐[漚]仙[先]， 汝[你]就共我提無鮮[仙]。	Thng-thâu tsiàu-kòo tú hó kiâm, tsiah bián tsiáh--khì hōo lāng hiâm, nā sǐ hōo lāng hiâm àu-sian, lí tiòh kǎng guá thuêh bô sián.
【漚先 àu-sian】：不好的、沒有價值的。《廈英》未收，《臺日·上》p.13 寫作「腐先」，註明是「新語」。	
第13葩 煙花女 房間趕[趕]謹[緊]來整理， 差人去買勿蘭池， 麥酒加買廿四枝， 一打小艮[銀]四元[箍]二。	Pāng-kuinn kuánn-kín lâi tsíng-lí, tshe lāng khi bué Bùt-lân-tí, bēh-tsiú ke bué jiáp-sì ki, tsik tánn sió-gûn sì khoò jī.

a. 【廿 jiáp】：「二十」的合音。 b. 民間有將「元」訓讀為「khoo」的傳統，如艋舺的【三元街 Sann-khoo-kue】。	
第14葩 煙花女 所在格到真是沛[派]， 謹[緊]買香[芳]烟[薰]長城牌， 長城个[的]烟[薰]野[猶]賣[袂]呆[歹]， 會曉食烟[薰]伊就哉[知]。	Sóo-tsáik kàu tsin sǐ phài, kín bué phang-hun Tng-siánn pài, Tng-siánn ê hun iá buē phài, ě-hiáu tsiah hun i tiòh tsai.
a. 格：【間格 king/kainn/kuinn-keh】、【成格 tshiánn-kik/keh】之義，泉腔原則上說「tshiánn-kik」，動詞「隔間」的「格」，今日臺語一般讀作「keh」，《臺日·上》p.285 則有例句「此間房間格(kik)做二間」。 b. 派：氣沛，亦作【派頭 phài-thâu】。 c. 香烟：係形容【芳的薰 phang ê hun】，而非官話的「香煙」。 d. 「的」、「个」的老泉腔有說「gê」，不過今日泉海腔的口語基本上說「ê」。	
第15葩 煙花女 人客未來謹[緊]去請， 請伊恰[較]謹[緊]勉強[強]行， 阮無脚[跣]手伊知影， 不[毋]通乎[予]阮閣再行。	Lâng-kheh bē lái kín khi tshiánn, tshiánn i khah kín bián-kióng kiánn, gún bô kha-tshiú i tsai-iánn, m̄-thang hōo gún koh-tsai kiánn.
a. 「勉強」本義為「強迫」，此處的「勉強[強]行」為「請他快快來」之義。 b. 「腳」字文讀「kiok」、白讀「kioh」，民間習慣以異體字「脚」訓讀作「kha」。	
第16葩 煙花女 人客相招衆[眾]弟兄， 赴[欲]到阮兜[兜]來開所[廳]， 厝邊个[的]人盡知影， 通人呵咾好所行。	Lâng-kheh sann-tsio tsing tē-hiann, beh kàu gún tau lái khui-thiann, tshù-pinn ê lâng tsin tsai-iánn, thong-lâng o-ló hó sóo-kiánn.
a. 盡：都。 b. 所行：品行、個行、態度、脾氣、行為、修養。	
第17葩 煙花女 人客歸[規]陣行赴[欲]到， 行到倚治[佇]阮門口， 知影即[這]間是阮兜[兜]， 一个一个扒[踮]上樓。	Lâng-kheh kui tīn kiánn beh kàu, kiánn kàu uá tī gún m̄ng-kháu, tsai-iánn tsit kuinn sǐ gún tau, tsik ê tsik ê peh tsünn lâu.
第18葩 煙花女 阮今趕[趕]謹[緊]請伊坐，	Gún tann kuánn-kín tshiánn i tsé,

謹[緊]謹[緊]双[雙]手請食茶， 即[才]共衆[眾]人叫[叫]失礼[禮]， 念阮脚[跣]手無最[濟]个。	kín-kín sang-tshiú tshiánn tsiáh-tê, tsiah kāng tsing-lâng kiò sit-lé, liām gún kha-tshiú bô tsuê ê.
念：帶念。	
第19葩 男主客 脚[跣]手無最[濟]阮都哉[知]， 即[才]有諒[冗]早加[家]已[己]來， 礼[禮]數即[遮]教[到]赴[欲]省[啥]代， 不[毋]是生份免鋪[鋪]排。	Kha-tshiú bô tsuê gún too tsai, tsiah ũ liōng-tsá kāi-kī lái, lé-sò tsiah kàu beh siánn-tāi, m̄-sī sinn-hūn bián phoo-pái.
a. 副詞的「都」，泉音多數地區文讀「too」，少數白讀「to」。 b. 家己：泉腔 ka/kai/kā/kāi-kī、漳腔 ka-tī，此處注泉海腔的「kāi-kī」。 c. 第三句的「教」並非「厚禮數」的「厚」，閩南語本有【到禮 kàu-lé】一詞，ex.俗諺「三八假到禮」。 d. 「生份」前字為白讀，「生」字漳泉各有兩個白讀層，漳音「senn、tshenn」，泉音「sinn、tshinn」，泉腔第一詞頻讀作「sinn-hūn」。	
第20葩 煙花女 哉[知]汝[你]做人好所行， 那[若]無不[毋]敢赴[欲]請兄， 大家都是相哉[知]影， 知汝[你]賣[袂]嫌即[才]不[毋]京[驚]。	Tsai lí tsuê-lâng hó sóo-kiānn, nā-bô m̄-kánn beh tshiánn hiann, tāi-ke too sī sann tsai-iánn, tsai lí buē hiām tsiah m̄-kiann.
第21葩 男主客 同行一陣十外人， 烟[薰]盤捧[捧]乎[予]阮邊弄， 鴉片煞[紕]買一錢重， 不[毋]知通燒野[抑]不[毋]通。	Tâng-kiánn tsik tīn tsáp guā lāng, hun-puānn phāng hōo gún pinn-lāng, a-phiàn suà bué tsik tsinn tǎng, m̄ tsai thang sio iá m̄-thang.
a. 「同行」亦可讀作文讀的「tông-hîng」。 b. 薰盤：放置吸食鴉片器具的盤子。右圖引自《臺日·下》p.714。 c. 邊弄：【變弄 pinn-lāng】之音近借字。 d. 第四句的「燒」是指【燒薰 sio-hun】，現代臺語一般說【點薰 tiám-hun】，閩南仍說「燒」。而此處的「燒薰」如《臺日·上》p.712 所記，指「吸食鴉片」。	



第22葩 煙花女 烟[薰]盤阮今謹[緊]來捧[捧]， 捧[捧]來乎[予]恁通邊弄， 磚棚來燒恰[較]無蚊[蠓]， 咱有報牌無省[啥]空。	Hun-puánn gún tann kín lâi phâng, phâng lâi hōo lín thang pinn-lâng, tsng-pinn lâi sio khah bô báng, lán ũ pò-pâi bô siánn khang.
磚棚：原指正身前擡頭平屋頂上的平面空間，今在澎湖、金門仍常見，後來引進 verandah、balcony 式樣的陽臺時，也將陽臺稱作「磚棚」，亦有寫作「磚坪」者。	
第23葩 男住客 咱有去報特別牌， 我今來學燒看埋[覓]， 就乎[予]看見無省[啥]代， 獻[獻]光不[毋]免京[驚]人哉[知]。	Lán ũ khi pò tik-piát-pâi, guá tann lâi ôh sio khuànn bái, tiòh hoo khuànn--kinn bô siánn tãi, hiàn-kng m̄-bián kiann lāng tsai.
a. 此句的「乎」是【予伊 hōo i】的合音，逆推本調後標注陰平第一聲。《教典》誤作「後加『伊』字而『伊』省略時，則不變調。」 b. 獻光：在人前暴露、揭露出來。在此指抽鴉片被人知道。	
第24葩 煙花女 我叫[叫]總舖伐[發]落便， 喝聲赴[欲]食即[才]免延， 另外加煮一碗燕， 乎[予]兄食看有新煙[媽]。	Guá kiò tsóng-phò huát-lòh piān, huah-siann beh tsiáh tsiáh bián tshiân, liōng-guā ke tsí tsik uánn iàn, hōo hiann tsiáh khuànn ũ sin-ian.
a. 「另外」一詞泉腔讀作「liōng-guā」。 b. 新媽：新的、新鮮的。	
第25葩 男住客 棹[桌]今叫[叫]伊順[乘]煞[繼]開， 招呼朋友來坐位， 阮着[著]蛤[恰]汝[你]坐相對， 即[才]賣[袂]大家則[積]歸[規]堆。	Toh tann kiò i sīn-suà khui, tsio-hoo ping-iú lâi tsē-uī, gún tiòh kap lí tsē sann-tui, tsiah buē tãi-ke tsik kui tui.
a. 順繼：泉腔說「sīn-suà」，前字本字應作「乘」的白讀，亦有讀作文讀之【乘繼 sīng-suà】，普通腔則說「sūn-suà」。 b. 坐位：就座。今日機場廣播常聽見的「tsē-uī」，其實應為【座位 tsōo/tsō-uī】。	

第26葩 煙花女 所在藉[傷]小[細]恰[較]呆[歹]世[勢]， 望恁代[帶]念阮一个， 麦[麥]酒賣[袂]醉那食茶， 實在對恁真失礼[禮]。	Sóo-tsá siunn suè khah pái-sè, bāng lín tài-liām gún tsik ê, béh-tsiú buē tsui ná tsiáh-tê, sit-tsá tui lín tsin sit-lé.
第27葩 男主客 駕[甲]即[遮]客氣省[啥]何因， 阮也無袋[咧]不[毋]哉[知]恁， 隨隨便便無要謹[緊]， 不[毋]通想到即[遮]認真。	Kah tsiah kheh-khì siánn hôo in, gún iá bô teh m̄ tsai lín, suī-suī-piān-piān bô-iàu-kín, m̄-thang siunn kàu tsiah jīn-tsin.
甲：副詞，到……的地步，表示所達到的結果或程度，「甲遮客氣」=「客氣甲按呢」。	
第28葩 煙花女 手擇米酒有一枝， 請恁列位衆[眾]兄弟， 粗菜騙嘴[喙]一点[點]意， 大家不[毋]通赴[欲]客氣。	Tshiú káh bí-tsiú ũ tsik kī, tshiánn lín liát-uī tsing hiann-tī, tshoo-tshài phiàn tshui tsik tiám ì, tāi-ke m̄-thang beh kheh-khì.
「擲」字，曲音 kiráh、泉州音 káh、同安音 kiáh、漳廈音 giáh。	
第29葩 男主客 阮無客氣即[才]有來， 我个[的]人欸[款]汝[你]所哉[知]， 汝[你]我都是相意愛， 朋友即[才]有即[遮]最[濟]來。	Gún bô kheh-khì tsiah ũ lái, guá ê lāng-khuán lí sóo tsai, lí guá too-sī sann-ì-ài, pîng-iú tsiah ũ tsiah tsuē lái.
第30葩 煙花女 頭碗出來是正燕， 正燕燒燒敢無烟[煙]， 阿君面前看現現， 一[這]碗食了結姻緣。	Thâu uánn tshut--lái sí tsiánn-iàn, tsiánn-iàn sio-sio kánn bô ian, á-kun bīn-tsuinn khuánn-hiān-hiān, tsit uánn tsiáh liáu kiāt in-iàn.
a. 「敢」讀作白讀的「kánn」，用在第一人稱省略的「臆測動詞」，意思是「I suppose……、I think……、I presume……」，ex. 「敢是」、「敢無」、「敢有影喔」、「敢著去」、「敢欲落雨矣」……，意思近似一般的副詞【敢若 kánn/kán/ká-ná】。 b. 作為詞頭前綴的「阿」，泉腔習慣讀陰上，普通腔讀陰平。	
第31葩 男主客	

正燕大盞配杏仁， 甜甜食了真正清， 娘汝[你]有念相好情， 阮有趁[趁]錢分汝[你]用。	Tsiànn-iàn tuā tsuánn phè hǿng-jîn, tinn-tinn tsiáh liáu tsin-tsiànn tsin, niû lí ũ liām siong-hó tsing, gún ũ thàn tsinn pun lí ing.
第32葩 煙花女 二碗出來加[咖]里[哩]圭[雞]， 無物請兄恰[較]失倍[陪]， 阿君卜[欲]食食伊最[濟]， 這碗食了結夫妻。	Jī uánn tshut--lâi ka-lí-kue, bô mǿgh tshiánn hiann khah sit-puê, á-kun beh tsiáh tsiáh i tsuê, tsit uánn tsiáh liáu kiát hu-tshue.
第33葩 男主客 加[咖]里[哩]圭[雞]肉焗真爛， 便宜好食真有盤， 哉[知]娘甲[恰]阮同心肝， 調[刁]來共娘恁做伴。	Ka-lí-kue-bah kûn tsin nuā, pân-gī hó-tsiáh tsin ũ-puān, tsai niû kah gún tâng sim-kuann, tiâu lâi kǿng niû lín tsuè-phuānn.
a. 有盤：划算。 b. 【刁 tiau/thiau/tiâu/thiâu】為「專程、特定」之義，作者寫作「調」，可見其應是讀作陽平不送氣。	
第34葩 煙花女 三碗出來冬菜鴨， 這碗氣味有恰[較]差， 阿君卜[欲]食食伊飽， 即[才]袂乎[予]人看五脚[跔]。	Sann uánn tshut--lâi tang-tshài-ah, tsit uánn khi-bī ũ khah tsha, á-kun beh tsiáh tsiáh i pá, tsiah buê hōo lǿng khuànn gōo-kha.
看五跔：看笑話、看衰、瞧不起、看扁。	
第35葩 男主客 冬菜煮鴨氣味嬌， 專專是骨真孝[嘍]哨[溜]， 娘汝[你]賢廢[慧]有車守口囊， 到尾大家無相僥。	Tang-tshài tsí ah khi-bī kiau, tsuan-tsuan sǿ kut tsin hau-siáu, niû lí hiān-huē ũ siú-khiáu, kàu-bé tǿi-ke bô sann-hiau.
a. 「相僥」的「僥」是【僥心 hiau-sim】之義，「變心」的意思。 b. 「車守口囊」：守竅，道家修煉方術。	
第36葩 煙花女 四碗出來炒蝦[蝦]仁，	Sì uánn tshut--lâi tshá hē-jîn,

蛤[恰]兄食了恰[較]有親， 那[若]無棄嫌卜[欲]做陣， 生理頭路着[著]認真。	kap hiann tsiáh liáu khah ũ tshin, nā bô khi-hiâm beh tsuè-tīn, sing-lí thâu-lōo tióh jīn-tsin.
第37葩 男主客 蝦[蝦]仁炒來真正香[芳]， 透底蝦[蝦]仁無別項， 汝[你]兄不[毋]是擋[侗]意[懣]人， 生理我是做會動。	Hê-jīn tshá--lâi tsin-tsiann phang, thâu-tuê hê-jīn bô pát-hāng, lí hiann m̄-sī tông-gōng lāng, sing-lí guá sī tsuê ẽ tăng.
第38葩 煙花女 五碗出來毛[磨]孤[菰]肚， 毛[磨]孤[菰]煮到爛糊糊， 這碗甲[教]人按盞[怎]步[哺]， 菜館[館]總[總]舖即[這]糊塗。	Gōo uánn tshut--lâi môo-koo-tōo, môo-koo tsí kàu nuā-kôo-kôo, tsit uánn kah lāng àn-tsuánn pōo, tshài-kuán tsóng-phòo tsiáh hôo-tôo.
「按怎」前字本為陰去，今多讀為陰上，係虛化後的再變調，讀陰去者多為語言保守之腔調。	
第39葩 男主客 毛[磨]孤[菰]確[確]頭本然爛， 三八總[總]舖袂曉看， 干干無食了一碗， 問因[因]頭家卜[欲]按盞[怎]。	Môo-koo kuán-thâu pún-jiân nuā, sam-pat tsóng-phòo buê-hiáu khuànn, kan-kan bô tsiáh liáu tsik uánn, m̄ng in thâu-ke beh àn-tsuánn.
a. 本然：原本、本來。 b. 干干：固執、頑固、無理。	
第40葩 煙花女 六碗出來炒肚占[尖]， 這碗煮來門[拄]好塩[鹹]， 菜館總[總]舖有高[懸]点[點]， 即[這]碗食來無犯嫌。	Lák uánn tshut--lâi tshá tōo-tsiām, tsit uánn tsí--lâi tú hó kiām, tshài-kuán tsóng-phòo ũ kuīnn-tiám, tsit uánn tsiáh--lâi bô huān-hiām.
犯嫌：使人產生嫌疑感、為人詬病。	

第41葩 男主客 肚占[尖]食了野[猶]是嘴[喙]， 專專閣是無確[灌]水， 可惜即[這]俊[陣]無召[茫]虽[菱]， 卜[欲]有食了野[猶]恰[較]對。	Tōo-tsiām tsiáh liáu iá sǐ-tshuì, tsuan-tsuan koh sǐ bô kuàn-tsuí, khónn-sioh tsit-tsūn bô iân-sui, beh ũ tsiáh liáu iá khah tuì.
是喙：合口味。	
第42葩 煙花女 七碗出來是燒猪[豬]， 中央一盤紅燒魚， 列位朋友請起著[箸]， 燒猪[豬]食了通食魚。	Tshit uánn tshut--lâi sǐ sio-ti, Tiong-ng tsik puánn âng-sio-hî, liát-uī pîng-iú tshiánn khí tī, sio-ti tsiáh liáu thang tsiáh hî.
「中央」亦讀作「tiong-iong」。	
第43葩 男主客 燒猪[豬]燒了也[猶]久赤， 捶[磅]皮大塊甲好食， 這隻猪[豬]仔野[猶]大隻， 那[若]無那[哪]有即[這]有額。	Sio-ti sio liáu iá-kú tshiah, pōng-phê tuā-tè kah hó-tsiáh, tsit tsiáh ti-á iá tuā tsiáh, nā-bô nà ũ tsiáh ũ-giáh.
a. 【甲 kah】：「才」之義，本為【正 tsiáh】，有的音讀音變為「kah、khah」。 b. 「那[哪]有」前字本為陰去，今多虛化後再變調讀作陰上，然今日讀陰去者仍多。 c. 有額：份量足夠。	
第44葩 煙花女 八碗出來是崩[拼]盤， 中央一碗燒猪[豬]肝， 嘴[喙]今塊[咧]食目塊[咧]看， 阿君不[毋]通僥心肝。	Pueh uánn tshut--lâi sǐ phing-puánn, tiong-ng tsik uánn sio-ti-kuann, tshuì tann teh tsiáh bák teh khuánn, á-kun m̄-thang hiau-sim-kuann.
第45葩 男主客 猪[豬]肝有人叫[叫]干[肝]花， 一碗滿滿真正最[濟]， 阿娘个[的]人真賢廢[慧]， 省[啥]人僥心着[著]連回。	Ti-kuann ũ lāng kiò kan-hue, tsik uánn buán-buán tsin-tsiánn tsuē, á-niû ê lāng tsin hiân-huē, siánn-lāng hiau-sim tiòh liân-huē.

a. 「滿滿」亦讀作「muá-muá」。 b. 連回：本義是「遊蕩」，引申為「丟人現眼」。	
第46葩 煙花女 九碗出來鮑魚肚， 鮑魚切到即[遮]大柯[箍]， 即[遮]粗抖[叫]人按盞[怎]步[哺]， 總鋪寔[實]在真無普[譜]。	Káu uánn tshut--lâi pâu-hî-tôo, pâu-hî tshiat kàu tsiah tuā khooh, tsiah tshoo kiò lāng àn-tsuánn pōo, tsóng-phòo sit-tsăi tsin bô-phóo.
a. 「鮑魚」的前字有陰平、陽平兩讀，泉腔習慣讀作陽平。 b. 無譜：離譜。	
第47葩 男主客 鮑魚本港是賣[袂]呆[歹]， 切箱[傷]大柯[箍]即[才]有𩵿[呆]， 好蠶剗到煞潛[滲]屎， 煮到這辦[範]真不該。	Pâu-hî pún-káng sǐ buē phái, tshiat siunn tuā khooh tsiah ũ tai, hó hâu thâi kàu suah siàm-sái, tsí kàu tsit pǎn tsin put-kai.
「這範」的「範」是「種、種類」的意思，「煮到這範」就是「煮到這樣子」。	
第48葩 煙花女 十碗出來是封圭[雞]， 封圭[雞]𩵿[焅]到爛蛙[𩵿]蛙[𩵿]， 卜[欲]食着[著]用湯匙底[貯]， 菜館[館]總[總]鋪賣[袂]曉衰。	Tsáp uánn tshut--lâi sǐ hong-kue, hong-kue kûn kàu nuā-kuê-kuê, beh tsiah tiòh ìng thng-sî tué, tshài-kuán tsóng-phòo buē-hiáu-sue.
a. 「𩵿」除了指「魚蝦、海產的鹽醃物」外，亦用於「餅乾、魚乾……等破爛不全」。 b. 袂曉衰：不要臉、不懂得羞恥。為婦人罵詞。	
第49葩 男主客 圭[雞]肉無味咱莫按， 食湯野[猶]恰[較]有字眼， 今日好命們[拄]着[著]咱， 那[若]無提錢就為難。	Kue-bah bô bī lán bôh àn, tsiah thng iá-khah ũ jī-gán, kim-jit hó-miā tú tiòh lán, nā-bô thueh tsínn tiòh uī-lán.
a. 字眼：本義為「文句中最重要字詞」，此處引申指「喝雞湯勝過吃雞肉」。 b. 們：為「門」的錯排字。	
第50葩 煙花女 十一出來是水餃[餃]，	Tsáp-it tshut--lâi sǐ tsuí-kiáu,

一碗乎[予]兄食賣[袂]天[梘]， 呵[阿]君卜[欲]食食伊了， 即[才]賣[袂]乎[予]人笑衰嘴[溜]。	tsik uánn hōo hiann tsiáh buē iau, á-kun beh tsiáh tsiáh i liáu, tsiah buē hōo lāng tshiò sue-siáu.
第51葩 男主客 水餃[餃]做了野[猶]賣[袂]呆[歹]， 我看免食代先哉[知]， 不[毋]信汝[你]來共食埋[覓]， 那[若]是無好汝[你]即[才]太[汰]。	Tsuí-kiáu tsuè liáu iá buē phái, guá khuànn bián tsiáh tãi-sing tsai, m̄-sìn lí lái keng tsiáh bāi, nā-sī bô-hó lí tsiah thài.
第52葩 煙花女 十二出來洋旺[王]梨， 即[這]碗清甜敢賣[袂]呆[歹]， 那[若]無嫌阮呆[歹]所在， 大家着[著]閣相招來。	Tsáp-jī tshut--lâi iunn-ông-lâi, tsit uánn tshing-tinn kánn buē phái, nā bô hiâm gún phái sóo-tsái, tãi-ke tiòh koh sann-tsio lâi.
第53葩 男主客 旺[王]梨食了確[確]頭味， 四邊个[的]目刻無離[離]， 阿娘蛤[俗]阮那[若]有意， 阮卜[欲]店[踮]者[遮]不[毋]返[轉]去。	Ông-lâi tsiáh liáu kuàn-thâu bī, sì-pinn ê bak khat bô lī, á-niû kap gún nā ù i, gún beh tiàm tsia m̄ tng--khì.
a. 目：節，指鳳梨外殼的網狀目。 b. 刻：讀作白讀的「khat」是「刻凹槽」之義，此處指「削去外殼的網狀目」。 c. 離：「盡、完」。「刻無離」是「網狀目沒削乾淨」之義。	
第54葩 煙花女 尾碗包仔千重糕， 這碗出來完全無， 卜[欲]折[拆]一塊八仙棹[桌]， 卜[欲]留一个貼心哥。	Bé-uánn pau-á tshian-ting-ko, tsit uánn tshut--lâi uân-tsuân bô, beh thiah tsik tè pat-sian-toh, beh lâu tsik ê tah-sim-ko.
第55葩 男主客 列位朋友代先行， 阿娘下方[昏]卜[欲]留兄， 打[拍]算恁看罵[嘛]知影， 失陪乎[予]恁加[家]已[己]行。	Liát-ūi ping-iú tãi-sing kiann, á-niû ẽ-hng beh lâu hiann, phah-sng lín khuànn mã tsai-iánn, sit-puê hōo lín kai-kī kiann.

第56葩 其餘賓客 共恁二[兩]人說多謝， 阮今來去汝[你]店[跔]者[遮]， 差人共阮叫[叫]拖車， 阮卜[欲]來去九諒[龍]崎。	Kāng lín nǎng lāng seh too-siā, gún tann lâi-khì lí tiàm tsia, tshe lāng kāng gún kiò thua-tshia, gún beh lâi-khì Kiú-liông-kiā.
九龍崎：位在廈門島內海口寮仔後一帶，今晨光路 108 級臺階。	

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suè Sin 12 Uánn Tshài Kua (“Song of the Twelve Courses”)

HSU, CHIA-YUNG

(Received June 28, 2021 ; Accepted October 8, 2021)

Abstract

Kua-á (歌仔) booklets (“songbooks”) — folk works in long-form metered verse — are a staple in Hokkien folk literature, serving as a priceless record of life and languag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specially. I begin by summariz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*Tsuè Sin 12 Uánn Tshài Kua*. I als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and two other versions of the same work. I then probe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derlying dialect of Hokkien. First, having identified nine dialectologically significant rimes, I examine verses that feature rhyming (sentence-final) syllables involving these rimes that do not vary across dialects (*tīng-ūn jī* 定韻字) alongside those that do (*tīng-khiunn ūn* 定腔韻). I conclude that the underlying dialect is the so-called *Hái-kháu* (海口, “seaward”) dialect of Tsuân-tsiu (泉州). Next, consistent with this finding, I note that *Hàn-jī* (漢字) with *tsiūnn-khîr* (上去) tone readings are borrowed to write *ē-khîr* (下去) tone syllables, and vice versa,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tones are not distinct in citation form;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 *ē-khîr* and *ē-piánn* (下平) tones are commingled in non-citation form. Last, I discuss eight Tsuân-tsiu-specific words used in the book; four kinds of modern loanwords; and 10 words that modern readers are apt to misinterpret.

Keywords: *koa-á* booklets, Hokkien, accent, Tsuantsiu dialects, regional vocabulary, loanwords

